



法國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李劫人 譯

達哈士孔的拂拂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法國
部
劫
德
Alphonse Daudet
人
譯

達哈士孔的拂拂

少年
上海
中華
學
會
印
出
行
版



達哈士孔的狒狒目錄

第一段

在達哈士孔時

.....一

第二段

在特爾時

.....六五

第三段

在獅鄉時

.....一一九

達哈士孔的獬狒

Tartarin de Tarascon (Gautier)

法國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李劫人譯



第一段 在達哈士孔時

(一) 木棉園

我拜訪達哈士孔的獬狒的第一次，在我生命中留下一個忘記不了的日子；這事雖過了十二年或十五年，但我記起來比昨天的事還清楚。那時這驍勇的獬狒居住在阿尼尼勇大路左手第三家，正當進城的地方。一所達哈士孔式的體面小院，前面帶着花園，後面繞着遊棚，雪白的牆，碧綠的百葉窗，而且門邊還有一堆撒阿瓦小孩子在那裏跳經界繫，或是枕着他們的靴墨箱在太陽地裏睡覺。(註一)

在房子外面看起來並沒有甚麼。

大家總不會相信是在一位英雄的住宅前面的。但是，一進去，啊，我的天！……

從地窖到屋頂，全屋都帶着英雄氣概，尤其是那花園……

阿，狒狒的花園，在歐洲簡直沒有像這樣的第二個。沒有一株本地樹子，沒有一朵法國花；盡是國外的植物，樹膠樹啊，瓢箪樹啊，棉花樹啊，可可樹啊，檸檬樹啊，芭蕉啊，棕櫚啊，木棉啊，仙人掌啊，霸王鞭啊，簡直是在非洲中部，距達哈士孔萬里之遠的光景。不消說，凡那些植物都不是他本來偉大的模樣；即如可可樹不過比甜蘿蔔大一點，而木棉（大樹，拉丁文也註明是大樹 *arbores Gigantea*）也自由自在的生長在書帶草的盆子內；可也是一樣的呀！對於達哈士孔，這業已算得很美麗了，所以禮拜日那般得了特許之榮來瞻仰狒狒的木棉的人們，回去時總是歎賞不置的。

你們請想我走過這所奇異花園的這一天感觸的是甚麼情緒……（譯者按：作者說這句語有兩種情緒：一種是驚歎的情緒，一種是說自己得了許可之榮的情緒。）當人家將我引入這英雄的書齋之際，那情緒又不同了。

這書齋真算得這城裏的一個怪地方，位置在花園深處，對着木棉有一道平地開闢的玻

璃門。

請你們猜度一下這一間從上至下懸掛鎗刀的大廳是甚麼光景；世界上各地的武器都有：騎銃啊，綫銃啊，喇叭銃啊，果爾士刀啊，喀達諾尼刀啊，手鎗刀啊，匕首刀啊，馬來甲啊，喀哈以伯箭啊，燧石箭啊，拳刃啊，鐵錘啊，火當多棒啊，麥西哥刀啊，我簡直弄不清楚！

那上面便是一派驕陽，把劍鋒鎗身都照得雪亮，好像還要使你們發一身雞皮皸似的！然而可以稍稍放一點心的，便是這武庫中很整齊很清潔。件件東西都有秩序，都安置得極妥貼，都打掃得極乾淨，都貼有標記和藥房裏的東西一樣；逐處還有一塊老實揭貼，上面寫的是：

毒箭，勿用手摸！

或者是：

裝有藥彈的武器，注意！

若沒有這些揭貼，我斷斷不敢進去的。

書齋中夾有一張小圓桌子，桌上，一瓶烈酒，一個土耳其煙草盒，幾本苦克船主遊記，幾本苦蒲的小說，規士達夫，愛馬爾的小說，一些獵熊，獵鷹，獵象等等的獵記……真子跟前坐了一個男子，年紀在四十與四十五歲之間，身材短小，肥碩，臃腫，紅褐，只穿了一件汗衣和弗蘭絨的短袴，一部剛健而短的鬚鬚，兩隻火炎煥發的眼睛；他一手拿着一本書，一手擊着一隻蓋滿火花的大煙斗，一面讀着那奇怪不可名狀的獵獸記，一面把下唇突向前面做出一種可怕的撇嘴樣子，這樣子便在他那達哈士孔小財主的勇敢臉上把這臨御全屋過於猙惡的性情完全表現了出來。

這男子，即是掃掃，即是達哈士孔的獬獬，即是驕勇，偉大，無匹的達哈士孔的獬獬。

(二)對於達哈士孔佳城的大概，登，標，遮陽帽的人。

我給各位敘述之際，達哈士孔的獬獬，是今日的獬獬，這位偉大的達哈士孔的獬獬在法國南方各處今日是和鴉通極了。然而——便是在我敘述的時代——他却是達哈士孔之王哩。

我們且讓德透王位是從何而來的。

第一各位須知道這地方無論甚麼人，從最老一直到最幼的，都是獵人。遊獵是達哈士孔人的情慾，這種遊獵的情慾自從神話時代說那怪物在城中水沼內與風作浪，以及達哈士孔人因而向他合圍以來便有了的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位當然懂得的。

於是，每禮拜日的早晨，達哈士孔居民便携着武器出了城牆，口袋裏在背上，獵鎗放在肩頭，熱熱鬧鬧的帶着獵犬，黃鼠狼，喇吠，獵角。（譯者按：黃鼠狼是用來獵兔的。）好不壯觀……最不幸的就是沒有禽獸，絕對的沒有。

禽獸雖然奇蠢，各位須知道若干年來牠們到底也學乖了。

在達哈士孔周圍五法里內，獸窟都是空的，鳥巢都是荒廢的。並無一隻水鳥，並無一頭鵝，並無一尾頂小的兔子，並無一頭頂小的白腹鳥。

然而禽獸等皆很被引誘的，第一就是達哈士孔一帶的美麗小丘，上面滿生着香氣撲鼻的類盆花，納往德花，熏馬蘭花；第二就是那滿包糖質的白葡萄，在勃淪河畔一梯一梯的生

着，出奇的好吃……不錯，但是達哈士孔城就在後面，因為在羽毛小社會中，達哈士孔是被打着最壞的符號的……便是過路鳥兒也把這城在他們行程日記上大大的記了一個十字，所以當那野鴨子結成三角形向喀馬爾格（註三）落下時，遠遠的一望見城裏的鐘樓，那個領頭的便拚命叫起來：

『那是達哈士孔呀！……那是達哈士孔呀！』於是一羣野鴨都繞城而過。

一句話說完，論到獵物，這地方只剩了一個狡猾的老兔子，好像因為魔術的力量才逃脫了達哈士孔人的屠殺一般，而他還死死的要生活在這裏！這兔子在達哈士孔是很著名的。大家都給了他一個名字。他叫作奔流。大家都知道他的巢穴在麥歇綑巴爾領地內——因為有了他便連帶着將此處的地價也加了兩倍乃至三倍——但大家還是不能夠獵獲他。到現在，不過只有兩三個頑固的獵人尙熱心的在窺伺他。

別的人都不幹了，因此許久以來奔流便成了地方迷信的一種東西，其實達哈士孔人天性上便沒有迷信，而且只要他們尋得着燕子時也要弄來湊了吃的。（譯者按：迷信的法國

人把燕子當作聖品，絕對的不敢輕犯，漁食是法國南方人的特嗜，達哈士孔人更喜歡這種吃法。

各位定會向我說：『這樣麼！既然達哈士孔的獵物怎的稀少，那嗎達哈士孔的獵人每禮拜日幹些甚麼呢？』

他們幹的事嗎？

我的天！他們走往離城三法里的曠野中去。他們五個六個的結成小團體，悄悄的溜到或是一個大坑，或是一段老牆，或是一帶青果樹的陰地內，從他們獵囊中取出一塊絕美的漁汁牛肉，一些生葱，一段小香腸，幾尾鹹魚，於是就無了期的用起早餐來，並灌着那洶淪河釀的一種美酒，這酒便做弄出許多的狂笑，這酒便做弄出許多的高歌。

餐後，大家都裝飽了，便站起來，喚着獵犬，裝上彈藥，於是大家就動手打獵。即是說其間的各位麥歇都各自取下他的遮陽帽，盡力把他向空中拋去，遂向着這高飛的帽子拿那第五號，第六號或第二號的子彈去射擊——依着帽子的大小。（譯者按：子彈號數越多，子彈越

犬，按法國獵彈的定規，比如第五號子彈便可以射擊虎豹，而第二號只能獵兔子。

誰能常常打着他遮陽帽的便稱為游獵之王，而夜間便奏着凱歌回達哈士孔，在犬吠與軍樂的嘈雜聲中，這頂篩子似的遮陽帽便擎在鎗尖上。

用不着更向各位說城裏的獵帽生意是很大的了。甚至還有一些帽商把那預先打了洞而破碎的遮陽帽賣給那般笨人哩；不過大家只微微知道藥師伯雨改買過幾頂罷了。這真可恥呀！

因為在遮陽帽的獵人中達哈士孔的佛佛是無匹的。每禮拜日的早晨，他總戴着新帽子出去；每禮拜日晚間，他總帶着一塊破布回來。在那木棉小院中，樓頂堆滿了這些光榮的戰利品。因此，所有的達哈士孔人便都把他當作了他們的首領，又因為佛佛澈底知道那獵人的律書，他曾把所有的條款，所有的年鑑，從獵遮陽帽起一直到獵緬甸虎止的遊獵年鑑都會讀過，所以這般麥歇便將他看作他們偉大的遊獵批評者，又請他去做他們爭論中的裁判官。

他天從三點到四點之間，在兵器商哥士特喀爾德家，你彷彿看見一個肥人，很威嚴的，煙斗含在牙齒上，在那站滿遮陽帽獵人而又正在爭辯的店子中間，安坐於一張綠皮的大椅椅中。這就是達哈士孔的拂拂，他正在禁野，居然是預羅門雙料的裁判者。

(二) 郎郎郎

再對達哈士孔佳城的大概觀察

強幹的達哈士孔種又在那遊獵情慾上加了一種別的情慾，便是情歌的情慾。這小地方之流行這種情歌，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凡是那些糾情的老曲子都在他最老的紙上返老還童起來，大家在達哈士孔看見他們都是極年輕極漂亮的。所有的情歌，所有的最老的情歌都存留在達哈士孔各家都有各家的情歌，而且在城裏大家都知道誰有的是誰。例如大家都知道藥劑師伯雨改家的情歌，即是：

你呀，我所至愛的白星；

兵器商哥士特喀爾德家的是；

你願意到這陋室之處來否？

登記收稅員家的是：

若我是看不見的，便沒有一個人看得見我。（喜劇小曲）

凡達哈士孔都如此。一個禮拜兩三次有一些人總要集合在別的一些人家，各把各的情歌唱起來。最奇怪的就是常常都是一樣的歌詞，他們唱了許多年而這般正直的達哈士孔人並不想把他換一換。大家都把那情歌父子相傳的當作一家的遺產，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更改他；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甚至賽此也絕不假借。哥士特喀爾德家的人絕不會想到去唱伯雨改家的，而伯雨改家的人也絕不會想到去唱哥士特喀爾德家的。或者各位必以為他們既互唱了四十來年，他們總應該把所有的情歌都知道了。不然，不然！各家只把他自己的保守着就够了，並且大家也很滿意的。

對於情歌也如對於遮陽帽一樣，全城第二人還是猶。他的聲名之所以會在一切居民之上的就是達哈士孔的猶並沒有他自家的情歌。他有衆人的情歌。

有衆人的情歌呀！

不過總得極力請求他才肯唱。這位達哈士孔英雄往往在別人客廳中獲了成功後老早的就回去了，因為比起來在一架里門的鋼絲琴之前和兩支達哈士孔的蠟燭之間去討別人的歡喜，他不若還是埋頭讀他的獵記和在俱樂部去度他晚會的好。音樂的抑揚似乎非他所屑爲的一樣……不過有時當藥劑師伯雨改家有音樂之際，他又做得不期而遇的走了進來，並且經衆人十分請求之後，他方答應同老馬丹伯雨改於二人合奏中歌一曲魔鬼諾伯爾……凡沒有聽見他唱過的，再也聽不見這種唱法……至於我，我就活上一百年，終我的一生也會看見這偉大的獬豸邁步走近鋼絲琴，彎着唇角，並且在貨窗的綠色小瓶光中，強勉在他善良的臉上擺出一種魔鬼諾伯爾兇猛瘴惡的樣子的。他剛剛做着模樣時，客廳的人立刻就打起寒戰來；衆人都覺他變得迥不相同了……於是，沈靜一會之後，老馬丹伯雨改便撫着鋼絲琴唱道：

諾伯爾，你是我所愛的

而你也容納了我的心的

你看見我的恐怖了（重複一句）

爲你自己著想

並且爲我著想罷

她又低聲說道：『輪到你了，佛佛。』於是達哈士孔的嘴裏，伸着手臂，握着拳頭，閃着鼻翅，把一種凶猛的聲音加了三倍，在琴韻中發得和打雷似的，唱道：『噹……噹……噹……噹……噹……』（譯者按：法人的否定詞，其音讀若噹）南邊人讀音重濁，所以他便呼爲：『噹……噹……噹……噹……』

爲你自己著想

並且爲我著想罷

佛佛仍如前唱道：『噹……噹……噹……噹……噹……』歌詞便止於這裏……各位當然讀得那歌詞並不差只這一點，不過唱得太好，太動人，太出奇，以致殷殷的雷聲便在藥店裏震盪起來，

而大家也請他把那『郎……郎……』接連吼上四五次。

把三個音唱後，佛佛遂抹着額頭，向太太們笑一笑，向男子們擠一擠眼睛，於是得勝出來，帶着一種傲慢的樣子去向俱樂部中人說：『我剛才在伯雨家唱了一曲二人合奏的魔鬼！伯爾！』

他委實以為這真是很困難的事……

(四) 他們！

上。
達哈士孔的佛佛其所以在這城內得有那絕高聲譽的喜歌，就得力在這些出來的才能。

這倒是實在的，便是這個懷悍的男子確也曉得駕馭衆人的方法。

達哈士孔的軍人也是同情於佛佛的。這因為那勇敢的司令官不納尾打，其實是退職的軍服太笨，一說，他便道：『這是一個兔子呀！』各位當然想得到那司令官辦了多年的軍服，自然精通兔子的性質了。（譯者按：法人用兔子比人，只是給這人太狡猾，並無別的壞意思。）

司法界也是同情於獬豸的。因為那老裁判官納德歪慈曾有兩三次在法庭上說及他道：
「這是一個有志氣的男子呀！」

就是人民也都是同情於獬豸的。於是他的威風，他的舉止，他的模樣，一種聞聲不驚的號兵所跨的良馬模樣，他那種不知從何而至的英雄聲名，他那好幾次把銀錢或嘴巴賞給擁擠在他門前那般刷鞋子的小孩的行爲，使都將他造成了本鄉的色木爵士（註四）達哈士孔大市場之王了。而且禮拜日晚間，當獬豸遊獵而歸，遮陽帽擊在鎗尖上，身上緊縛着他的棉織獵裝，一到隄岸上，那勿淪河邊的挑夫們都十分尊敬的鞠下躬去，並注意看着他兩臂上凸起的粗筋，他們遂讚歎不已的彼此低聲說道：

「這個人真壯健呀！……他有『兩條筋』」
兩條筋呀！

這句話只有在達哈士孔才聽得見的！

雖然如此，又兼着他那諸般的才能，他那「兩條筋」以及人民的寵眷，和那勇敢司令官

不納尾打，舊日的軍服大佐極尊貴的敬禮，然而獮獮終不是有幸福的人；這種小城市的生
活真委屈了他，真把他閉塞住了。因此這位達哈士孔的偉人遂厭倦起達哈士孔來。倒是真
的，像他這樣一種英雄的天性，一種冒險的精神，只宜夢想着戰爭，夢想着南美大草原中的
馳騁，夢想着大遊獵，夢想着沙漠中的沙磧，夢想着狂風巨颶的，而使他每禮拜日去射擊遮
陽帽，餘時只在兵器商哥士特喀爾德店中去裁判曲直，這未免大才小用了……可憐的親
愛偉人長此下去，他定會頹喪而死的了。

枉自把他的眼界擴大，枉自把那在俱樂部和市場中所得的地位設法忘記，枉自在木棉
左右和其他非洲植物的周圍去閒踱；枉自把那兵器堆在兵器上，把馬來甲堆在馬來甲上；
枉自飽讀了許多浪漫作品，彷彿那不死的紀荷特貴人一樣，（註五）打算以他生氣勃勃的
癡夢來把自己從這現實生活的無情利爪中自拔出來……啊！那凡他設法要平下他那冒
險馮想的，結果只好把那馮想增加起來。所以他只要一看見他的兵器，那狂怒和奮興便永
遠的存在。他的綫鎗，他的毒箭，他的墨西哥刀，好像都向着他大喊：『戰場！戰場！』而遠遊之

風也在他木棉樹枝間吹着，並給了他一些不好的意思。到底把他結果了的還是規士達夫。
愛馬爾和菲立馬爾著滿的小說（註六）……

啊！暑間午後的天氣又煩熱，當他獨自在他兵器中間誦讀時，佛佛會紅着臉皮挺身站起了若干次！會拋書奔到牆邊把那作裝飾品的兵器拔出了若干次！

可憐的人竟忘記他仍舊是在達哈士孔他自己家裏，圍着頂巾穿着短袴的模樣了，他居然照着小說幹起來，並且被他自己的聲音招惹起，遂揮動一柄大斧或一條鐵棒狂轉着叫道：

「現在他們應該來了呀！」

「他們？」誰，「他們？」

就是佛佛自己也不明白這句話……「他們！」怕不就是那般攻擊者，那般戰鬥者，那般搏噬者，那般爪裂者，那般剝人頭皮者，那般狂嘶者，那般暴怒者……「他們！」大概就是在
網那不幸白人的戰柱周圍跳舞的西武印度人了。

大概就是蹲踞而舞以及用血紅長舌自燃的落機山上的灰熊了。大概就是沙漠中的都 亞乃人，馬來的海盜，阿不呂色的山賊了……畢竟「他們」就是「他」……換句話說，就是戰爭，遊歷，冒險，光榮。

不幸啊！驍勇的狒狒徒然在招呼「他們」，檢閱「他們」……「他們」並不會來……伯 喀衣！他們到達哈士孔來幹甚麼呢？（譯者按：伯喀衣是法國南方人常用的驚歎詞，馬賽人與達哈士孔人尤常用。）

然而狒狒依然等着「他們」在——尤其是晚間到俱樂部去的時候。

（五）當狒狒往俱樂部去時

夜間九點鐘，便是在回營號聲一點鐘之後，當達哈士孔的狒狒從頭至腳嚴裝着往俱樂部去時，他身邊並沒有廟堂騎士安排着要向包圍的叛賊沖出一條去路的事情，也沒有中國虎振兵赴戰的事情，也沒有哥莽失戰士挺身走入戰場的事情的。（譯者按：中國虎也是法國南方人常用之語，意思說中國人殘忍暴戾就同老虎一樣。）

然而他終如水兵們說的一樣，手足忙亂！

猶猶在左手上握了一柄銳利的拳刃，右手上握了一根藏劍手杖；左邊手袋內一柄鐵錘；右邊衣袋內一柄手鎗。胸前在弗蘭絨半臂與外衣之間一片馬夾厚甲。其實，斷然沒有毒箭射來的；這些武器都不適用！……

出門之前，還在他書齋的暗處中練習了一會，如何的躲閃，如何的射擊，如何使用他的虬筋；其後，才取了鑰匙，度過花園，很威重的，毫不着忙。——快走，麥歇們，快走呀！這是真正的勇士——到了花園盡頭，他便推開那沈重的鐵門。他開門時很驟，很粗魯，直可以把門推去打著外面的牆……假若「他們」躲在門後時，各位請想怕不成了肉醬麼！……不幸，「他們」並不在門後。

門開了，猶猶走了出來，疾速的向左右一看，才敏捷的把門關鎖上。跟着就上了大路。

在阿尾尼勇大路上，就連一頭貓兒也沒有。門哩都是關着的，窗哩都是沒有燈光的。到處漆黑，只有遠遠的一盞街燈，勿淪河的薄霧中擠着眼睛……

達哈士孔的獬豸便這樣傲岸沈靜的在夜色中走去，把鞋履鏘然的一步一步敲着，而他那鐵頭手杖也把街石擊得火星亂爆……無論是通衢大街，小巷，他總小小心心的向正中走着，隨時謹戒，因為危險之來本是可許的，尤其要躲避的就是夜裏在達哈士孔街道上難免沒有甚麼東西從兩傍窗子上落下來。（譯者按：達哈士孔是出名多風的地方，烈風的力量常能將人家窗台上的花盆等吹落下來。）看見他如此的謹慎，至少總以為獬豸是膽怯的了……並不呀！他只是自衛就是了。

可以做獬豸不是膽怯人的最好證據就是他往俱樂部去時不取徑於空場，却要往城裏走，即是說，寧可取那較長的路，較黑的路，經過無數可以看見勿淪河淒然發光於各街之口的惡劣小街道。可憐的人常常都希望「他們」便在這些險地的轉角上從黑影中突出，並且向他背後撲來。若「他們」真個來了，我可以告訴各位，「他們」必定很受歡迎的……然而不幸，由於命運使然，達哈士孔的獬豸斷斷沒有運氣來遭逢這種惡事。甚至一條狗也碰不見，一個醉人也碰不見。一無所有！

然而虛驚是有的。猛的一陣步履聲，一陣悶着口說話的聲音……佛佛遂自言自語道：「注意！」於是他就定定的站着，窺察那暗影，探試那風向，摹倣印度人的舉動把耳朵貼在地上……步履聲走近了。說話的聲音也分辨得出……不必懷疑「他們」倒了……「他們」在這裏來了。佛佛眼裏火發，胸前奇喘，業已俯聳着身軀就如一頭豹子似的，正打算狂呼跳去……猛然從黑影中却聽見達哈士孔人的妙聲極其安閒的喚着他道：

「哈！哈！……却是佛佛……請了，佛佛！」

運氣壞透了！原來是藥劑師伯雨改同他一家人才在哥士特喀爾德家唱了他家的情歌回來——佛佛不屑已極的嗷嗷說了兩句「晚安！晚安！」他便發了氣，揚起手杖，奔往夜色中而去。

到了俱樂部街中，驍勇的佛佛在進門之前尙在門外邁步閒躡着等了一會……到末後，把「他們」等得倦了，決定「他們」不會出來的了，他方把那挑戰的眼光最後向黑影中看了一眼，帶着怒咕嚕道：「一無所有！……一無所有！……簡直一無所有！」

說到這上面，這勇士便進去同司令官鬪起牌來。

(二) 兩個獬豸

既有這種冒險渴想，這種強烈情緒的需要，這種遊歷的，馳騁的，欣賞荒林茂草的狂念，何以達哈士孔的獬豸竟自不離開達哈士孔呢？

因為事實如此。這個驍勇的達哈士孔人一直到四十五歲尙不會在他故鄉之外睡過一夜。甚至連南方人自慶成年嘉序一定要往馬賽一遊的事他也沒有幹過。（譯者按：接近馬賽的各城各鄉，至今還有這種風氣，凡人到二十一歲成年時，必借故往馬賽一遊，以擴眼界。）充其量他只知道波改爾，然而波改爾距達哈士孔並不遠，只是一橋之隔。不幸這可惡的橋却常常被狂風播盪着，又如此其長，又如此其不堅固，而且洶淪河在這地方又極多危險，我的天！各位是明白人……達哈士孔的獬豸喜歡的是實在的土地。（譯者按：就是說獬豸連這道橋也不會走過。）

這最應該向各位聲明的，便是在我們這位英雄身上確有兩個最不同的品格。我不知一

位甚麼教堂的司鐸會說道：「我覺得我身上是兩個人。」用來說獬狔倒確切極了，他身上有紀芎特精神，也一樣有騎士們的衝動，也一樣有英雄的理想，也一樣有偉大而浪漫的念頭；然而不幸却沒有那著名的體格，那種瘦而露骨的體格，那種傳說上的體格，有了這體格而後不爲物質生活所拘束，而後可以披着鋼甲過二十夜，而後可以以一握飯度四十八小時……反之，獬狔的體格却是一個壯士的體格，很肥，很重，很怕癢，很柔弱，很笨拙，又愛吃好飲食，又愛享受僕人的服伺，完全是那凸肚短身堆在長生不死的桑芎邦沙（註七）歸子上的體格。

在一個人身上會包括有紀芎特貴人同桑芎邦沙！各位當然懂得那兩人在這身體上是怎麼樣的不和！怎麼樣的爭鬪！怎麼樣的決裂了……阿，獬狔紀芎特與獬狔桑芎，在兩個獬狔之間的一種對話，若叫呂西央或聖愛屋猛（註八）寫來可多麼美麗呀！獬狔紀芎特被規士達夫愛馬爾的小說惹起來時遂叫道：「我走了！」

獬狔桑芎却害怕疲勞，說道：「我留着。」

「狒狒紀考特很奮激的——」狒狒，去用髮髻把你衣被着。」

「狒狒桑考很安靜的——」狒狒，去用弗蘭絨把你蓋着。」

「狒狒紀考特越是奮激——」啊，一發雷彈的好綫鎗啊，短劍，墨西哥刀，革盾！」

「狒狒桑考越是安靜——」啊，編絨綫的好半臂！極溫暖的好護膝啊，護耳的厚遮陽帽！」

「狒狒紀考特忘了形了——」一柄大斧！給我一柄大斧！」

「狒狒桑考按着鈴子喚起女僕來——」讓乃特，我的朱古律。」

「這一聲，讓乃特就來了端着一盃又熱，又帶綢紋，又香的朱古律，以及幾片烤麪包，這東

西遂使得狒狒桑考喜逐顏開而把狒狒紀考特的呼聲悶了下去了。

「狒狒因爲這原故所以達哈士孔的狒狒簡直沒有離開過達哈士孔。」

(七) 在上海的歐洲人 大生意 變租

「達哈士孔的狒狒可是一個說謊的人嗎？」

空中樓閣

然而有一次，獬狒會幾乎動了身，動身去遠遊了。

因為喀爾西阿喀密斯三弟兄，都是達哈士孔的人，在上海做生意，會請他去管理他們中間的一個櫃臺。據理說來，這件事真就是他應有的生活。既然有重大的事務，而又管理一羣夥計，而又和俄羅斯，波斯，亞洲，土耳其有關係，末了還是大生意。

在獬狒口中，大生意這個名詞真彷彿大極了……

喀爾西阿喀密斯公司除了這種好處外，有時還要被韃靼人來騷擾哩。於是大家就把門閉了。夥計們都執了兵械，把領事旗拉起，於是哥倫從窗子上向韃靼人打去。

獬狒紀考特之對於這件事是如何的喜躍，我無須向各位說的；不幸獬狒桑考却不願意，又因為獬狒桑考比較占勢力，所以事情便不能進行。然而城裏却轟動了。他要走了嗎？他不走嗎？我們賭他定走的，我們賭他定不走的。這真是一樁希奇事……鬧到底，獬狒竟不會走，但這故事倒也給了他許多的光采。幾乎往上海去或是業已去過，在獬狒本無分別。就因屢屢說着獬狒的旅行，末了便都以為他硬是從上海才回來的，因而夜間在俱樂部中，各位麥

歇便把上海的生活，風俗，天時，鴉片烟，大生意等拿來請教他。

獬豸對於這些事當然是很清楚的了，便耐着煩把大家所願知道的詳情一一告訴給衆人，久而久之這壯士就自己也不能定他是不曾往上海去過的了，既把韃靼下山的事說上了一遍，他便弄到很自然的說了起來：『於是，我便叫夥計們取了兵械，我便拉上領事旗，匆匆從窗上向韃靼打去！』聽着這些話時，全俱樂部都打起戰來了……

『那嗎，你們的獬豸只是一個說謊的專家。』

『不呀！一千個不呀！獬豸並非說謊的……』

『然而，他當知道他並不會往上海去過！』

『不！不錯，他知道的。只是……』

只是，請各位聽清楚這番話。好在也正要把北方人加於地中海濱人民的這種謊人的聲名向各位說一說，以便執一以概其他。老實說起來，南方並沒有說謊話的人，不但馬賽沒有，就是里昂，就是都魯士，就是達哈士孔也沒有。南方人是不說謊的，他們只是自己騙自己能

了。他們常常不說真話，但他們却以為說的是真話……他們自己騙自己，這並不算說謊，只算是一種空中樓閣……

不錯，空中樓閣……各位要真懂我的話，最好往南方去，你們便明白了。（譯者按：作者此書在巴黎做的，在巴黎出版的，所以此處才說往南方去。）你們便明白這塊鬼地方的太陽把甚麼都改了樣子，把甚麼都弄來比天然的還大。你們便明白那並不比巴黎孟馬爾特丘高的南省的小崗竟會顯得其大無比，你們便明白里門的方室——一個陳設架上的小玩具——却彷彿同聖母教堂一樣大……（譯者按：作者此言也未免言過其實，里門的方室譯者曾往觀覽過一次，是一所羅馬人的遺跡，內藏羅馬人遺於法南的古物甚夥，其室只平地一層，長約三丈許，寬約丈許，陳設架上委實的安置不下。）你們明白了……哈！若果南方當真有一個說謊的，那嗎這惟一無二的謊人就是太陽……凡是被他觸着的，他都把他脹大起來……甚麼是這光華時代的斯巴達？不過一個小邑……甚麼是雅典？充其量不過一個縣治罷了……然而這二者之在歷史上都顯得是那絕大的城池。這都是太陽造作出來

的
.....

聽了這番話後，各位還會詫異嗎，一樣的太陽，一落在達哈士孔便能把一個軍服大佐如不納尾打這個人而變做勇敢司令官不納尾打，把一株蘿蔔變做木棉樹，把一個幾乎往上海去的人變做一個真往那里去過的人？

(八) 密夕倫動物館

在達哈士孔的一頭阿特納士獅子

可怕而壯觀的會晤

現在我們算是把達哈士孔的獬豸全體都表現出來了，就是在榮光和他額頭接吻以及戴上長青桂葉冠之前，他的特別情形是怎麼樣的，現在我們算又把那在平庸環境內的英雄生活，即是他的快樂，他的憂愁，他的夢想，他的希望等也都敘談清楚了，因此，我們就得趕快來把他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和那希奇的遇合談一談，因為有了這奇遇而後他那無比的命運才起了波瀾的厚故。

這是有一夜在兵器商哥士特喀爾德家發生出來的。是時達哈士孔的狒狒正把那上刺刀的鎗向一衆賞鑑家講說怎樣的運用法，以及他那新機關……店門忽然打開，一個遮陽帽獵人慌慌張張的跑進店來叫道：『一頭獅子……一頭獅子……一頭獅子……』一齊都驚了，害怕起來，喧譁起來，攘攘起來。狒狒挺着刺刀，哥士特喀爾德就奔去關門。大家圍繞着這獵人，問他，催促他，於是大家方明白了：密歹倫的動物館由波改爾節場轉來，答應在達哈士孔駐紮幾天，已經帶着一羣蟒蛇，海豹，鱈魚以及一頭阿特納士（註九）壯麗的獅子在古堡場上建起帳棚了。

一頭在達哈士孔的阿特納士獅子！在衆人的記憶中，這是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因此我們這般遮陽帽獵人便傲然相顧起來！店內四處站的人們，在他們那武壯的臉上是何等的光輝！彼此默無一语的握了許多手！情緒太強烈，太出人意外，以致大家都說不出一句話來

就是狒狒也如此。他變着臉色，逼體打着寒戰，上了刺刀的鎗還在手中，站在櫃臺跟前沈

想着……一頭阿特納士的獅子，就在這裏，非常之近，南步遠！一頭獅子掉句話說就是著名兇猛而英雄的獸，就是野獸之王，就是他夢寐中的獵物，就是這理想隊伍的第一個目的物，因為在他想象中這目的物會給他演過了多少好戲。

一頭獅子，天呀！……

而且還是從阿特納士來的！這更非偉大的獅貓所能揣測了……

狂的一團血花遂上了他的臉頰。

他兩眼都火發了。以一種掣筋的舉動把鎗丟在肩頭上，回身向着勇敢司令官不納尾打舊日的軍服大佐，拿起一片轟雷聲音向他說道：「司令官，我們去看這東西。」

謹慎的哥士特喀爾德怯生生的插口說道：「暖伯……暖伯……我的鎗……就是你要帶去的那上了刺刀的鎗……」；但是獅貓已到了街上，所有遮陽帽獵人都傲然邁步跟在他後面。

當他們走到動物館時，已經不少的人了。英雄種族的達哈士孔人，但也是許久以來沒有

看過動情風物的達哈士孔人已經擁擠在密夕倫的帳棚跟前，熱烈的要求賣票了。所以那肥碩的馬丹密夕倫好生的滿意……這位著名太太穿着喀比里人的衣服，手臂一直裸露到手肘上，兩隻腳脛上各戴一只鐵環，一手執着短鞭，一手提着一隻去了毛的活子雞，特為達哈士孔人一顯她帳棚的光榮，又因為她也是生有「兩條筋」，所以她的成功差不多和她猛獸們所得的成功一樣大。

獅獅揮着鎗進來時直帶了一股冷氣。

凡那般也沒有武器，也不會注意，甚至也沒有一點危險想頭，在獸檻前靜靜徘徊的勇敢達哈士孔人們一看見他們的獅獅帶着那犀利兵械進來時，天然就生了一種恐怖的动作。確也有些生畏的樣子，差不多就是他，就是這英雄也一樣……只一眼，所有站在獸檻前的似都失了依據了。孩子們害怕得叫喚起來，太太們連連向門屏那方看。藥劑師伯雨改躲了出去，一面說去取他的鎗……

然而，獅獅的態度方漸漸把衆人的勇氣震起了。這位驕貴的達哈士孔人安安閑閑的把

頭昂着，慢慢在帳棚內走了一遭，在海豹的浴盆前並不停步，更以一種輕蔑的眼光去看那盛滿麥麪的長匣，那尾吞食活子雞的蟒蛇就在這匣裏，末後便走來植立在獅檻前……

可怕而壯觀的會晤呀！達哈士孔的獅子與阿特納士的獅子彼此對了面了……這一方面，是獬豸站着，張着袴褶，兩臂倚在他的綫鎗上；那一方面，是獅子，一頭大獅子，伏在草裏，眼睛眨着，樣子蠢蠢然的，以及他那寬大的鼻子，黃鬚一直蓋在他前蹄上……兩個都安安靜靜的互相瞅着。

怪事啊！或者是那上了刺刀的鎗引起了他的脾氣，或者是他嗅覺了他種族中的一個仇人的原因，那獅子，本來一直到此刻都是拿起一種威猛的輕蔑態度看着一般達哈士孔人而向着衆人只是打着呵欠的，猛的那獅子便發了氣，起初煽着鼻孔，隱隱的哼着，張開利爪，撐起四蹄；繼而便站了起來，昂起頭，搖着鬚毛，撒開那條長尾，對着獬豸進出一種驚人的怒吼來。

一片雷似的呼聲喊出來還答那獅子。達哈士孔人都駭極了一齊向門口奔去。婦人，後子，

挑夫，遮陽帽獵人，以及勇敢司令官不納尼打……只有達哈士孔的狒狒沒有移動……他堅決而固執的挺立在獅檻前，眼裏閃着光，做着那撇嘴的可怕樣子，這樣子是全城人都知道的……一會之後，當那般遮陽帽獵人由於他們首領的態度以及那堅固的鐵柵稍稍放了一點心，重走到他身邊來時，都聽見他瞅着獅子低聲說道：『這東西，不錯，這才算得是打獵。』

這一天，狒狒對於那獅子並沒有再說別的話……

(九) 空中樓閣的奇效

這一天，狒狒對於那獅子並沒有再說別的話；然而不幸他業已說得太多了……

次日，全城都轟動了說狒狒不日便要起身往亞爾及爾去獵獅子了。親愛的讀者，你們都是證人，可以證明這壯士並沒有有一個字說到這件事的；然而，你們須知道，空中樓閣……

一句話說完，全達哈士孔都在說這起程的事。

在散步場上，在俱樂部中，在哥士特喀爾酒店裏，衆人都拿着一種驚懼樣子議論說：

「別的，你知道那新聞麼，少？」

「別的，甚麼？……獅獅的程期嗎，至少？」

因為在達哈士孔無論甚麼話總以「別的」*Et autement* 起頭，而大家又把音讀訛了，讀成 *autematin*，總以「至少」*au moins* 煞尾，而大家讀訛了讀成 *au mouain*。於是這一天，並沒有別的話，只這 *au mouain* 同 *autematin* 把玻璃窗都震得亂鳴不絕。

在全城中最為吃驚的人，因為曉得他要起身往非洲去的，正是獅獅。各位請看這就是虛榮心！他並不簡簡單單的回說一句，只是絕對的不動身，只是絕對的不蓄那走的意思，這可憐的獅獅——當大家第一次向他說及這旅行時——他只用一種遲疑不決的神情說道：「屢……伯……或者……我不說不走。」第二次，同這思想就親密了一點，回答道：「大約。」第三次：「一定的！」

末了有一晚，在俱樂部中和哥士特喀爾德店裏，被那蛋清燒酒，喝彩的聲音，輝煌的燈光

糾纏着；而又被那成功昏迷了，就是他的行程在城裏傳出後的成功，於是這不幸的人便明白的宣稱他倦於再去獵遮陽帽，不日便將起程從事去追逐阿特納士的大獅……

一陣強烈的采聲迎着這言語。跟着又是蛋酒燒酒，又是親密的把握，又是歡呼，還有提燈夜樂在木棉小院前一直鬧到半夜。

最不高興的就是佛佛桑！一想着非洲的旅行和獵獅的舉動先就使他打起戰來；並且一回到住室，當那光采的提燈夜樂在他窗下鳴着時，他便同佛佛紀芎特大鬧了一場，叫他做渾蛋，妄想家，糊塗蟲，瘋子，又把在行程中等着他的禍災詳詳細細的說給他，比如破船，痺麻病，猩熱病，痢疾，鼠疫，癩病，以及別的種種……

佛佛紀芎特大自賭咒發誓說不幹那僥倖的事，枉自說他自己會保養，枉自說他要把一應的東西帶去，而佛佛桑簡直不願再聽。這可憐的人覺得業已被獅子撕碎了，業已被沙漠的浮沙吞去了，就如新死的蔣比士（註十）一樣，而那個佛佛雖是給他解釋說這並不是立刻就走的，解釋說無需着急的，並解釋說算來他們到底還不會動身，但是總不能把他

的怒氣平一點。

果然，這是最明瞭的事，便是凡人絕不能毫不預備而就起程去做一個如此的旅行。應該知道人家去的是甚麼地方啊，^四等的危險！那能走得像鳥兒一樣……

一切預備之前，這位達哈士孔人便決意把那一般莽州旅客的記事以及蒙哥巴爾克的，喀衣野的，醫生李萬士多倫的，亨利都威里野的游記先讀一遍。

因此，他便看見那般驍勇的遊歷家在穿上布履以作遠遊之前，必須好生的來練習耐餓，耐渴，練習非險路，練習忍受種種東西缺乏的痛苦。獬狒決意學他們，於是，從這天起，就不再吃別的飲食只吃點「熱水」——在達哈士孔之所謂爲「熱水」的，即是把麪包片泡在開水裏，再加點蒜苗，百里香，月桂等——飲食是淡薄極了，各位可以想見這可憐的桑芍皺不皺眉……

達哈士孔的獬狒一回吃着熱水，一面又做了一些別的實習工夫。卽如要練習長途跋涉，他每天早晨便一連在城裏走上七八次，有時開着快跑，有時用着正步，把兩肘緊靠着兩脅，

並依據古法在荷包裏盛兩塊小小的白石頭……

其次，因為要練習耐夜寒，耐霜露，他便每夜都下樓到花園裏，獨自揹着他的鎗，埋伏在木棉後面，十小時十一小時的滯留在那里……

末了，因為密歹倫動物館還在達哈士孔，一般遲遲往哥士特喀爾德店中去的遮陽帽獵人，打從古堡空場經過時，都看見暗地裏一個秘密的人大踏步在帳棚後面徘徊。

這也是達哈士孔的獬，他正在黑夜裏來練習聽獅吼而不打戰的原故。

(十) 起程之前

正當獬用那種種英雄方法這樣自勵時，全達哈士孔的眼睛都注在他身上；大家再不別的事。獵遮陽帽的舉動也幾乎全放下了，唱情歌的事也中輟了。伯雨改家裏那架鋼絲琴懶洋洋的睡在綠幕之下，而螢蟲也翻仰着乾死在上面……總之獬的旅行把百事都停頓了。

也應該來看看這位達哈士孔人在各客廳內所得的成功。大家都在邀請他，大家都在爭

他，大家都在預約他，大家都在攔路截阻他。那般太太們除了挽着獵獅手臂走向密歹倫動物館去，除了站在獅檻跟前聽他講解人家怎麼樣的去獵取這大畜生，比如在好多步上就應該瞄準，不然那危險便多極了，等等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光榮了……

凡衆人所願聽的獵獅都細細的講解出來。因為他讀過玉勒惹哈爾（註十二）的書死記着獵獅的方法，就如他曾經做過的一般。所以他一說起來總是妙語環生的。

但何處是他最得意的傑作，就是夜裏赴葛特官納德歪惹的晚餐，或赴勇敢司令官不納尾打舊日的軍服大佐的晚餐，當大家用咖啡，而椅子一齊拉攏，大家請他談一談他將來的獵事時……

於是，這位英雄便兩肘支在桌布上，鼻子埋在他咖啡中，用一種動人的聲音把在那邊等着他的種種危險事敘談出來。他說的是無月之夜的襲擊，有傳染病的沼澤，因夾竹桃葉而生毒的河流，大雪，烈日，鮮魚，如雨的蝗蟲等；他也說了一些阿特納士大獅子的習慣，以及他們搏擊時的樣子，他們猛惡的外觀，他們到交尾時的暴怒……

其後，由於他自己的談話激動了，他便從桌前站起來，跳到餐室中央，摹做起獅聲和獵鎗聲來，**匉！匉！**以及子彈的爆裂聲，**嘖！嘖！**又做着姿勢，又直着喉嚨狂叫，把椅子全推倒了……

衆人站在桌上四周都變了顏色。男子們彼此瞅着只是點頭，太太們閉着眼睛輕輕的叫着，老年人都虎虎然的舞動他們的長手杖，而隔室一般睡得很早的小孩們都被這獅吼鎗聲驚醒，害怕極了，要火去點燈。

等了許久，**狒狒**竟沒有起程。

(十一) 用劍砍，麥歌們，用劍砍……但不必用針刺人！

他老實有動身的意思麼？……這是一個難題，**狒狒**的史家很難於來作答的。

雖然密万倫動物館離開達哈士孔已三個多月，而獵獅的人還穩坐未動……要之，或者這天真瀟灑的英雄被那新的空中樓閣把眼睛耀瞎，老老實實竟以為他曾經往亞爾及爾去過的了。或者由於屢屢談着他未來的獵事，他便虛擬爲都是他業經幹過的，也知他曾經虛擬過在上海昇起領事旗，對韃靼打去，**匉！匉！**是實有其事的一樣罷。

不幸，這一次達哈士孔的獬豸雖是做了那空中樓閣的犧牲，而別一般達哈士孔人却不是的。所以等到三個月之後，大家察覺這獵人尚不會收拾起一口筭子，大家便咕嚕起來了。哥士特喀爾德笑着說道：「這回又會像往上海去的一樣了！」於是兵器商這句話便激動了全城；因為早已沒有一個人再相信獬豸的了。

那般天真爛漫的人，那般膽怯的人，就如偵雨改一流的人物，一個跳蚤也可以駭跑而打鎗時非把兩眼閉着不可的，尤其可惡。無論在俱樂部中，在散步場上，他們總帶着一點嘲笑的神情向這可憐的獬豸走來。

「別的，甚麼時候旅行呀？」

獬豸的言論在哥士特喀爾德店裏也失了信仰。遮陽帽獵人們都不睬睬他們的首領了！其後還有些歌謠夾在中間。這是裁判官納德歪慈以本地語言組合成的一首歌詞，因為他假時會稍稍親近過南省的詩神，所以他這首歌便得了大大的成功。歌中詠的是一個偉大的獵人名字叫作耳歪武師，他那可怕的鎗是應該把非洲最後一些獅子剿滅的。不幸，

這鬼鎗却太奇怪了：「人家時時的把他裝上彈藥，而他再也打不響。」

他再也打不響！各位自然懂得這暗語的……

翻掌之間，這歌已變得很通俗了；於是每當佛佛走過時，碼頭上的挑夫，他門前刷靴的孩
子們便都高聲唱起：

日耳歪武師的鎗

常常是裝了彈藥的，常常是裝了彈藥的，

日耳歪武師的鎗

常常是裝了彈藥的，但是打不響。（註十二）

不過都在遠遠的唱，因為那「兩條筋」的原故。

啊，脆弱麻木的達哈士孔的人們……

那偉人只假裝沒有看見，沒有聽見；但是心裏那啞而惡毒的戰爭却非常的激怒他；他覺
得全達哈士孔都從他掌握中滑走了，人民的優寵傾向別一個人去了，這事直令他氣得要

死。

哈人望的大湯甕，安坐在他跟前時自然很好的，但是一翻倒時却燙極了！……

獬狒只管苦惱，仍是笑嘻嘻的，仍是太平無事的過着他的生活，好像並沒有甚麼。

不過因爲自矜而貼在臉上的那副快樂假面具也有驟然揭開的時候。於是，笑顏不復存在，只看見那忿怒和隱憂……

卽如有一早晨那皴刷靴的小孩子在他留下高唱着：『日耳奎武師的鎗，』這片可惡的聲音便一直傳到這可憐偉人的房裏，他是時正在鏡子跟前修理鬚子。（獬狒已蓄了鬚鬚，却因爲太濃，他便不得不常常去修理他。）

那窗突的便打開了，獬狒湧現出來，穿着汗衣，戴着頭巾，塗着頂好的白胰子，一面揮着他的剃刀和胰子刷，一面拿起一片洪大聲音叫道：

『用劍砍，麥歇們，用劍砍！……但不要用針刺入！』

這倒是歷代相傳的名言，可是錯把他向着這般和他們靴墨箱一樣高的阿維尼（註十三）

孩子以及絕對不能用劍的先生們說了！

(十二)從在木棉小院中說過的話以後

在大衆的背叛中間，只有軍人對於佛梯還仍舊的愛好。

那位勇敢司令官不納尾打舊日的軍服大佐依然的尊敬他；他偏要說『這是一隻鬼子！』我以為這言語也和藥劑師伯雨改的言語有同樣的價值……因為這勇敢的司令官無一次不暗示一點往非洲去遊歷的意思；但是，到公共的言語變得很利害時，他遂決意明白說出來。

有一晚，當這不幸的佛梯獨自在他書齋中尋思着那些苦事時，便看見司令官很威重的帶着黑手套，衣鈕一直扣到耳際，走了進來。（譯者按：西俗，黑手套是參與喪事時帶的，司令官帶着黑手套走來，是入門卽弔的意思。）

『佛梯』這位舊日的大佐很威風的說道：『佛梯，應該動身了！』

並且他仍挺身站在門框上——嚴厲而偉大得就同討債的人一樣。

獅拂站了起來，臉色很慘白的，拿着一種溫柔的眼光把他四周看着，看着這四壁嚴密的書齋，滿藏着煖氣同溫和的光明，看着這樣方便的大臂椅，看着他的書，看着他的氈氍，看着他窗上的白絲簾，窗外便是那小花園中顫動的長條；跟着，他便向這勇敢的司令官走來，捉住他的手，很感動的把來握着，並且拿起一種流淚的聲音，但是很堅忍的，向他說道：

『我一定走的，不納尾打！』

他真果照他的言語做了去。不過仍不是即刻就走的……他還得拿些時候來預備東西。第一，他就在彌巴爾店裏定製了兩口銅胎大箱，以及一塊長銅片雕着這行字：

達哈士孔的獅獅

武器箱

箱內的胎子和刻字都須很多的時候。他又在達士達汪店裏定製了一極體面的旅行簿用來寫他的日記和他的感想；這因為人家不先去獵獅，縱然在路上還得想着別的事哩。後來他又從馬賽買來了一大堆食物罐頭，一大堆肉膏預備做羹湯的，一副時新的露天

帳棚，即刻就可張起，即刻就可拆卸的，一雙水手穿的靴子，兩柄雨傘，一件雨衣，一副保護眼睛的藍眼鏡。末了藥劑師伯雨改又爲他製了一些便於攜帶的小藥品如膏藥，樟腦，治暈病的香醋之類。

可憐的獬豸！所有他做的這些事，都不是爲的他自己；然而他却希望借這謹慎的舉動當心的舉動來把獬豸的狂怒緩和下去，因爲自從行期決定以來他就成日成晚的發氣。

(十三)起程

畢竟，這莊嚴的日子，這盛大的日子也到了。

從黎明時，全達哈士孔便起來了，擁擠在阿尼尼勇大路 and 木棉小院的兩傍。

窗子上也是人，屋頂上也是人，樹上也是人；勿淪河裏的船夫，挑夫，刷靴子的，紳士們，繅絲的，織帛的，俱樂部中的人，還有全城的人；此外更有渡橋而來的波改爾的人，鄉間種菜的人，有車篷的二輪車，跨着繫有緞帶，紅纓，銅鑲，綵結，小鈴的美驛的割葡萄的人，遠遠的還有由亞爾耳（註十四）而來的美女們，都同她們的情人同跨在鐵灰色的喀馬爾格小馬上，頭上

繫着碧色緞帶。

衆人都在獬豸門，即是在這要往特爾去殺獅的良善麥歇獬豸門前熙來攘往的等着。因爲凡是亞爾及爾，阿非利加，希臘，波斯，土耳其，美索不達米亞等等地方，在達哈士孔人眼中只算是一片很模糊的大地方差不多同神話中說的一樣，而且便叫做特爾（土耳其的訛音）。

人羣叢沓中，那般遮陽帽獵人便走來走去，很得意於他們首領的勝利，因此在他們過往處竟好像畫出了許多光榮的蹊徑來。

在木棉小院前有兩乘獨輪小車。大門時時刻刻的半開着，露出好些人都慎重其事的在小花園中散步。有些人便運着大箱，小匣，口袋，都把來放在獨輪小車上。

每一件新東西出來，衆人都要打一回戲。大家皆高聲提說那些東西：「這件，是露天帳棚……這件，是罐頭食品……藥品……武器匣……」而且遮陽帽獵人們還逐件講解。忽然，十點鐘了，人羣中猛生了一陣潮動。因爲花園門在鐵鉸鏈上驟然打了開來。

都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果然是他。

當他在門口一露面時，有兩種驚怪的呼聲便從人羣中發出來。

『這是一個特爾呀……』

『他帶着眼鏡啊……』

果然，達哈士孔的佛佛曾以為到亞爾及爾去就應得穿亞爾及爾人的衣服，所以他才穿了一條膨脹的白布大褲子，一件緊揪在身上的銅鈕小上衣，三寸來寬的一條紅腰帶繫在腰間，光着頸項，頂髮是剃了的，頭上戴一大舍西亞帽（紅頭巾）繫着很長的一綵藍纓……既穿着這身衣服，而又有兩管重鎗，每邊肩頭上掛一管，一柄大獵刀插在腰帶中，腹前是彈藥匣，背後是一把手鎗在皮囊中動搖着。就是這些……

哈！恕罪，我還忘記了那眼鏡，這是一副絕大的藍眼鏡，特別借他來把我們這位英雄臉上該人的樣子稍稍改正一點的！

人們呼道：『狒狒萬歲！……狒狒萬歲！』這偉人笑了笑，却沒有施敬禮，這因為他的鎗把他妨礙着了。到底他現在也知道那民衆歡心的價值了；但或者在他靈魂深處却不免要咒罵他這般可惡的鄉人們，因為他們逼迫他走，逼迫他離去他那白牆綠窗的美麗小居室……不過這意思沒有露出來。

縱然臉色有點淒楚，但他仍沈著而驕矜的向街中走去，端詳了一次他的獨輪小車，看見東西都收拾得很好，遂毅然取路向車站來，甚至連那木棉小院也絕不回頭去望一次。他後面走的是勇敢司令官不納尾打，舊日的軍服大佐，裁判官納德奎茲，其次是兵器商哥士特喀爾德以及一衆遮陽帽獵人，其次是獨輪小車，其次是民衆。

站長正在停車場前面等他——這是個一八三〇年往非洲去的老兵，（譯者按：一八三〇年是法國第一次以遠征隊侵入非洲的日子。）他很熱烈的握了他幾次手。

巴黎馬賽快車還不會到。狒狒同他的隨員們便進了候車室。特為要避免煩擾，站長等他們進去後便把鐵柵門關上了。

在這一剎鐘之間，獬狒只在遮陽帽獵人叢中大踏步的踱着。給他們說說他的旅行，說說他的獵事，預先答應給他們送些皮子回來。大家便把這一張獸皮就如一場對舞似的各自記在手簿上。

這位驍勇的達哈士孔人這時安靜溫和就如蘇格拉底飲毒藥時一樣，每人跟前都有一句話，而大眾跟前更是笑容可掬的。他拿着一種和藹神情說得很簡單；大家必然會說他打算在起行之前把一條有味的，懊惱的，可思量的鍊子剩在他身後。所以一般遮陽帽獵人聽見他們的首領如此說着，遂都墮下淚來，有一些還不勝內疚哩，就如裁判長納德奎茲和藥劑師伯雨改。

車站上員役都在暗隙中哭泣。而外面，人們都隔着鐵柵來觀看並叫道：『獬狒萬歲！』畢竟鐘聲鳴了。一陣般般的車輪聲，一陣撼動穹窿的汽笛聲……上車！上車！

『請了，獬狒！……請了，獬狒！……』

這偉人咕嚕道：『請了，各位！……』並借那勇敢司令官不納昆打的兩頰把他親愛的達

哈士孔抱吻了一次。

繼而他就向鐵路走去，走上一箱全是巴黎女人的車箱內，那般女人有見這樣一個怪人又帶了這麼多的獵鎗手鎗想來定會害怕死了。

(十四) 馬賽的碼頭 開船開船！

一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在正午時候，因為南省冬天的太陽，現出一片明澈光輝的天氣，一般馬賽人都駭然的看見至熱鬧的加倫比野爾街上來了一個特爾人，啊！但是，一個特爾人……他們從沒有看見一個像這樣的特爾人；實則上帝才知道馬賽有若干的特爾人！成問題的特爾人——還須我來告訴各位嗎？——自然就是獬狒，就是那偉大的達哈士孔的獬狒，他沿着隄岸走去，後面隨着他的武器匣，藥品匣，罐頭匣，從都亞失轉運公司的停車處走到儒亞夫郵船上，這就是載他往非洲去的郵船。

獬狒耳朵裏還滿裝着達哈士孔人的歡呼聲，目前又被這天光海氣迷醉着。他便邁步走起來，肩頭上掛着鎗，昂起腦袋，一面拿眼睛來端詳他第一次看見的馬賽至美的碼頭，這碼

頭好生令他目眩心怡……這可憐的人以為是在夢中，彷彿他的名字叫作水手散巴，彷彿他正在一個寓言的城中遊行，就如天方夜譚上的城池一樣。

有一眼望不盡的橋樑，大大小小向各方交叉着。豈有俄羅斯，希臘，瑞典，屠尼斯，亞美利加各地方的旗子……隄下的船隻並排靠着，船首斜桅伸到岸邊就如幾行刺刀一樣。在船身所繪的水神，女仙，聖母和別的圖畫上面就是船名；所有這些繪畫都被海水吃了，吞了，淋濕了，霉爛了……羣船中間時時現出一片海面，就如一大片被油染過的花紋一樣……橋樑攢集中，若干的鷗雲在藍天上做弄出無數的美麗斑點來，還有年輕的見習水手們，都用着各種的語言彼此呼喚。

隄岸上，在那由胰子工廠內流來的又綠，又渾，又黑，又浮有油痕與曹達的溝水之間，便是一大羣關吏，運夫，挑夫，和他們那駕着哥爾士（註十五）小馬的二輪車。

還有賣外國貨的大商店，水兵在其間備餐的烟薰木板屋，賣烟斗的商人，賣猴子鸚鵡繩子帆布的商人，稀奇古怪的古董店，其間烏七八糟的陳列了一些舊破，鍍金的大提燈，舊的

雙滑車，缺齒的舊鐵錨，舊纜繩，舊滑車，舊傳聲筒，以及釀巴爾特和都格屠魯安時代的海軍眼鏡（註十六）一般賣牡蠣和蚶子的女人便踮踮在她們蚌蛤旁邊吱吱格格吵鬧。過路的水兵們都帶着他們的瀝青罐，柏油提桶，以及他們剛拿在淡白自來水管邊洗過的一籃子墨魚。

到處都是那不可思議的各種商品：絲織貨，生鏽，幾千斤重的木材，鉛桶裝的鮭魚，呢布，白糖，紅豆，油菜，甘草，甘蔗等等。東方西方混合在一處。大塊的荷蘭奶餅却是熱倫人用手染紅的。

那一邊，是麥隄，運夫們從那高架高處將他們的口袋傾在岸邊。金泉似的麥子遂在一種黃烟塵中流出來。戴紅頭巾的男子們便把麥子放在驢皮做的大簸箕中篩着，又把他載上車去，車子走開時後而總跟有一大羣拿着小掃帚和拾穗籃的婦人孩子……再遠一點，是船塢，許多大船都側睡着，人們便用茅草去燒他，以便把那些海藻給他除去，桅杆浸在水裏，到處都有松脂氣息，木匠的鐵鎚把那帶銅片的船壳敲得一片響。

桅林中間，有時也有一片空隙。於是佛狒便看見了碼頭的入口，看見那來來往往的船，或是一隻開往馬耳特（註十七）去的英國巡洋艦，艦上一般帶黃手套的軍官們，或是一隻在咒罵呼叫聲中拔錨的馬賽大帆船，船主穿着外帽戴着絲冠站在船梢上正用着南省言語在指揮一切。還有一些船，張着滿帆，走得同奔馬一樣快。那方極遠處還有一些船在太陽光裏好像在空中的一般緩緩走來。

而且隨時都是那可怖的喧譁，都是車子的輪轉聲，都是水兵們的『啊！升起！』都是凶詈歌唱，船的汽笛聲，以及聖釀礮台，聖尼古納礮台的鑼鼓，馬乳爾教堂，阿鼓爾教堂，聖威克多爾教堂的鐘聲；其間還有把這各種聲音，各種喧鬧一齊捲去的獵獵北風，他把這些音響流轉着，震搖着，更把他的特別聲音夾在裏頭，做弄成一片瘋狂的，蠻野的，英雄的音樂就如那旅行曲一樣，這曲遂令人發生一種起行，遠走高飛的渴想。

驍勇的達哈士孔的佛狒之所以能開船赴獅鄉去的，就得方在這妙曲的音韻……

（第一段完）

第一段註

(註一) 達哈士孔 Tarscon 這個字是從 Tarsaque 這個字出來的。Tarsaque 據法國南邊人的傳說講來是最古一個水陸兩棲的怪獸，當時常常出沒於勿淪河中及其兩岸，其性極凶猛，凡碰着他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做了他的腹中之物。其後便有十六個地中海濱的居人聯合去殺他，一場惡鬪之後，怪物是死了，而中間的八個人也戰死了，剩下的八個人便是後來達哈士孔及對岸波改爾兩城的始祖，因為這怪物尸壳藏在達哈士孔城，所以這城名便將就怪物的名字把字尾一改就成了達哈士孔一音，這是傳說如此。至於阿哈日倫 Jacques de Voragine 的古事錄却說這怪物是女聖人馬爾特 Sainte Marthe 收伏的，這女聖人是當時達哈士孔城的女主，因此之故，一直到現在每年神聖降靈節的一天，以及聖馬爾特節的一天，達哈士孔和波改爾兩城還要舉行一次盛禮。本書第一段第二節所言的係根據於傳說。至獬豸 Tartarin 一字似也從 Tarsaque 一字摹乳出來，字典解釋說是似猿非猿似人非人的東西，研究

動物的人遂取以名佛獬。作者此書本是爲譏刺法國南方人而作的，故採用佛獬一字以名書中的主人翁，總意便是說法南的人都是似猿非猿似人非人的東西。並且作者本身就生長於法南里門，故他描寫南方人的性情舉動言語風俗，無不入木三分，在本書之前，法國文學書中絕少有這類以輕情諷刺的筆墨來細細描寫法南人情風土的作品，故此創作一出，而作者的聲名乃大著。

(註一) 撒阿瓦 Savie 是法國東境與瑞士相接的一省，省會名字就叫撒阿瓦。此地風景絕佳不讓瑞士，而且踞於阿爾伯斯山中，氣候高寒，每年來此避暑的甚衆。撒阿瓦小孩子多半散往法南各處以掃烟箒及提著靴墨箱給人刷靴子爲生，故法南人遂把「撒阿瓦小孩子」一句用入口語，凡見刷靴子的，不問他是何處人，通通以「撒阿瓦小孩子」名之。

(註二) 喀馬爾格 Camargue 是距達哈士孔不遠的一片草原，土人用以收放牛羊。草原絕廣大，牧人皆戎裝跨馬持長矛，顏似坎拿大的 Cow boy，所以此處又出產

駿馬。

(註四) 色木爵士 Lord Henry Seymour 是英國一個著名的奇人，一八〇五年生於巴黎，一八五九年死於巴黎，差不多他一生的光陰都在法國過去的。他一生的行為極奇特，因此他的名字就流傳在法人口語中，凡是題目一個人奇怪有錢好施與的，便名之爲色木爵士。

(註五) 紀珂特貴人 Don Quixote 是西班牙一部最有名的小說，作者名字叫做撒維達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是十七世紀前半期的人。他這小說在歐洲文學上很有影響，完全是十七世紀絕浪漫的一部武士主義小說，因爲這小說結穴太驟，於是摹仿他筆調爲他續作或加入材料將全書改作的很多很多，流傳至今尚有三十餘部。紀珂特就是原書的主人翁，是一回飽讀古代小說，大受浪漫影響，以一馬一劍遨遊各地，屢遭奇緣的一個騎士。這名字在法國小說中最容易遇見，但用意各有不同，因爲紀珂特是一個浪漫騎士，遂有借家形容那浪漫不拘的風流名士的；因爲紀珂

特是個好色之徒，遂有以借來形容那色迷的愛情者的；因為紀芎特好遊，所遇奇事甚多，遂有借來形容那見聞極廣而不踏實的放談之人的；然而在口語中借用的意思，多半是拿來形容瘦人，因為紀芎特又瘦又高的原故。

(註六) 規士達夫愛馬爾 *Gustave Amard* 於一八一八年生於巴黎，一八八三年死於巴黎，是十九世紀一個不甚重要的法國文人。他平生遊歷甚廣，曾到過美洲，西班牙，土耳其，高加索等處，做有冒險小說多種，不過文筆很平弱，占不着重要位置。

菲立馬爾，苦蒲 *Fenimore Cooper* 是美國人，生於一七八九年，死於一八五一年，是一個司法官的兒子。十六歲時輟學入海軍，漫遊五年，再歸其父家，繼續求學。曾於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九年任美國駐里昂領事。其後便漫遊德國，瑞士，意大利，研究各地的風土人情，一八三二年歸國，做了小說多種。批評家說他小說中頗含國性，尤能把行將隕滅的印第安人的風俗寫出；大概他小說中皆包含得有美洲大平原，大森林，海洋之美。

(註七) 桑芍邦沙 Sanocho Panca 就是紀芍特貴人的馬夫。紀芍特小說分爲上下二卷，上卷只叙紀芍特獨自一人出寨遊遊的事，下卷就加入他的馬夫桑芍。桑芍是恰和紀芍特相反的一個標本，紀芍特特騎馬，桑芍特騎驢，紀芍特用長劍，桑芍用短刀，紀芍特特瘦而高，桑芍肥而短，紀芍特極聰明而富於感情，桑芍奇蠢而且麻木。桑芍的名字也和紀芍特一樣被法人採用爲平常口語，拿來形容肥短而帶蠢像的人。

(註八) 呂西央 Lucien 是古代希臘的哲學家與修詞學家，生於耶穌紀元前一二五年，死於一九二年。父母都很貧窮，幼年時在他一個叔父家學塑像，其後便學法律當律師。最後遊歷世界，在埃及及波斯等處留居很久，到處演說；一六一年之頃復歸故里，遂一變而爲諷刺家，所著書甚多，除數冊哲學外，以諷刺對話爲最有名。

聖愛屋猛 Charles de Marquet de Saint Evremont 是法國文人，生於一六一〇年，死於一七〇三年。最初學法律，後忽棄學而從軍，屢任少尉，曾於一六四五年受傷。其後因故去職，他雖屢任軍職，但性情極近於文學，最喜歡在沙龍中來往和諸文

人及諸貴婦爲友；最後因爲給朋友寫了一封信反對比赫勒和約遂被捕入巴斯底大獄。數年釋放，便出遊荷蘭英國，留居倫敦不歸。他著書甚多，倒不僅僅以對話文章出名。

(註九) 阿特納士 Atlas 一字的原意是山嶺，歐洲古代人遂用他來名非洲北部及西部一帶的地方，有大阿特納士小阿特納士之分，至於亞爾及爾的阿特納士是指 Djurdjura 一帶山脈而言，但用入口語中其意仍爲山嶺。

(註十) 蔣比士 Cambyse 查係耶蘇紀元前六世紀之波斯暴君，曾因故殺其弟，他妹子又是他婦人哭於尸側復被其醜死，後二年求婚於埃及王，埃及王乃將前王之女遺嫁之，但此女已會充埃及王之妾，蔣比士因報復此辱，遂與兵侵入埃及，六閱月卽將全埃及及征服，但不久二地皆叛，波斯另擁新君。蔣比士聞耗返國，走死於途，一說是由馬上跌下佩劍穿脛而死，一說是自殺，但與此處所云之蔣比士不類。此處徵引之蔣比士當與作者同時始能云新死，而死法亦奇特，但遍考他書皆不得其來歷，姑闕疑待後徵考。

(註十一) 玉勒，惹哈爾 Cécile-Félix-Banle Gerard 是法國海軍官，別號叫『殺獅人』，生於一八一七年，於一八六四年死於非洲。在海軍中不甚有名，後因遊至亞爾及爾，其地正有獅患，惹哈爾遂留居其地十二年，共殺二十五獅，以此著名。

(註十二) 此歌原文完全寫成達哈士孔的土音，原文如下：

Lou fusioù de mestre Gervai

Toujou lou cargon, toujou lou cargon,

Lou fusioù de mestre Gervai

Toujou lou cargon, part jamais.

若用法文譯出便是：

Le fusil de maître Gervais

Toujour le charge, toujours le charge,

Le fusil de maître Gervais

Toujour le charge, il ne partit jamais

查此歌係摹仿里門一首俗歌寫出的，這俗歌名為羅曼大師之小室，柔音靡靡悅耳，頗流傳於法國南部，茲將原文，法文譯文，中文譯文一并寫在下面：

原文：

Lou mayet di mestre Roumier.

Couplet: A lo foun de Nîmas

Y a un amidiè,

Qué fai las flous blancs,

Comma la moudiè.

Refrain: Lor mayet di mestre Roumier

Ès oun mayet Commé nîa gaide

Poubès courri tou lou terron

N'èn troubeiras pas coumé lou sion.

法文譯文：

Le mas de mestre Roumier

Couplet: A la fontaine La Nimes

Il y a un amener

Qui fait les fleurs blanches

Comme le mûrier

Refrain: Le mas de maître Romain

est un mas comme il n'y en a guère

Vous prouvez courrir tous le terroir

Vous n'en tronveriz pas comme le sien

中文譯文:

小歌:

羅曼大師的小室

在里門的流泉邊

有一株杏樹

牠開着白花

好像桑樹

合歌

羅曼大師的小室

是一所稀有的小室

你儘可以跑遍各地

你斷尋不出一所像他的小室來

(註十三) 在法南各地刷靴子的陰撒阿瓦小孩子外，還有阿維尼 Vanvergne 地方的小孩子，故人亦呼刷靴子的爲阿維尼孩子。此書原文不是寫的阿維尼孩子，是寫的 lonchtras 一字，按此字是阿維尼人專有的驚歎詞，故作者卽以此字代替阿維尼人。

(註十四) 亞爾耳 Arles 也是勃滄河邊一個古城，距達哈士孔不遠，城中收藏羅馬人遺物不少。

(註十五) 哥爾士 Corse 是地中海的一個大島，與西西利島接近，爲法國第六省。

(註十六) 饒巴爾特 Jean Bart 是法國海軍大將，生於一六五〇年，死於一七〇二年，在魯意十四朝下以屢與荷蘭及英國海軍戰爭著名。

都格屠魯安 Duguay-Trouin 也是法國海軍大將，生於一六七三年，死於一七三六年。

(註十七) 馬爾特 Malte 是地中海一個島名，在西西利島與非洲之間，一八〇〇年屬於英國。

第二段 在特爾時

(一)渡海 舍西亞的五種樣子 第三日之晚

救命！

親愛的讀者們，我決意把達哈士孔的獨舞的舍西亞（紅頭巾）於這三天在法蘭西與亞爾及爾之間渡海的時節，他（指舍西亞）在儒亞夫船上所做的各種樣子細細的描畫出來放在第二段的前頭，使各位來賞玩他。

我先給各位說他在啟程時的樣子，那時他在甲板上多麼的英武，多麼的壯美，把這個達哈士孔人的體面腦袋彷彿籠罩了一道圍光似的。我再給各位說他在出港時的樣子，便是正當儒亞夫在水波上緩緩移動之際：我告訴各位他又驚又戰，似乎業已感覺他海行病的苦楚了。

其後，在瀾濤之中，人家正向大海間進行和海水比較的不平穩時，我請各位來看他和海風爭鬥的樣子罷，他在這英雄的腦頂上直翻起來，而他那藍綫長腰也在海霧和烈風中間

悚然竄起……第四個樣子了。就是在晚間六點鐘，望見哥爾士角時。不幸的舍西亞正倚在船舷上面焦然的注視那海水，測量那海水……末後，第五次以及末次的樣子來了，便是在一所狹小的艙裏，一張好像衣櫃抽屜樣子的小床上，一件可憐而不成形的東西滾在枕頭上的便是他。這就是那舍西亞，起程時何等英武的舍西亞而現在却弄成一頂破頭巾的怪物，並且深深蓋在一個蒼白昏眩的病人頭上……

哈！假如達哈士孔衆人能够看見他們偉大的獬狒於這廚房與潮濕木頭的惡氣息之間，即是說於郵船的令人嘔吐的氣息之間，當着從頂窗射下的慘淡而悽苦的光綫下，睡在他那衣廚抽屜中之際；假如他們聽見他隨着推進機的動作而呻吟，聽見他每五分鐘都在索茶，並聽見他拿起一片小孩子的聲音咒罵那僕役之際，他們絕不願意逼迫他走了……我說老實話！這可憐的特爾果真的可憐。因為他忽然就病了，這不幸的人竟沒有勇氣來解去他那亞爾及爾人的腰帶，除去他的武裝。所以那獵刀的長柄便壓壞了他的胸部，手鎗的皮

囊磨壞了他的兩腿。結果他的，更是狒狒桑有吽呀唔唔的怨聲，他不停的抱怨，不停的咒罵：「蠢東西，滾蛋……我早給你說得清清楚楚的了……哈！你願意到阿非利加來……好，歹！你瞧，阿非利加……你覺得他怎樣？」

而最殘酷的更是在艙裏瑟索打戰的時候，這不幸的人偏把大客廳裏的笑聲，飲食聲，歌聲，打紙牌聲聽得清楚。這一般人也和儒亞夫甲板上的許多人一樣的快樂。有回防去的軍官們，有馬賽的貴婦人，有戲子，還有一個從麥加來的回教富翁，一個很漂亮的門的內哥親王，他能摹倣哈維爾和紀爾伯萊士的歌聲（註二）……這般人中沒有一個患海行病的，他們的時間俱是同儒亞夫船主喝香賓酒過去了，船主是一個良善活潑而肥碩的馬賽人，亞爾及爾他有一個老婆，馬賽他也有一個老婆，他那快樂的名字叫做巴爾巴蘇。

達哈士孔的狒狒恨極了這般惡人。他們的歡樂更添起他的痛苦來……

末了，在第三天的下午，船面上忽發生一種奇怪的動作，這動作遂把我們的英雄從那長期麻木中引了回來。前梢的鐘響了起來。只聽見水手們的厚靴子在甲板上奔走。

船主巴爾巴華嘎聲的叫道：『前機……後機！』

其後一聲：『機器停止！』立刻便頓住了，搖蕩起來，更沒有甚麼……那郵船只是從右向左靜靜的蕩漾着，好像空中的一個氣球一樣……

這奇怪的靜境便驚起了這位達哈士孔人。

他拿起一片可怕的聲音叫道：『救命呀！我們沈沒了……！』

並且，他的氣力好像受了魔術而回復了似的，猛的跳出他的窠伏所，帶起他的武裝向甲板急急跑來。

(二) 拿兵器！拿兵器！

人家並沒有沈沒，原來攏了岸了。

儒亞夫剛剛走入海港，一個深黑海水的美港，但是很寂靜，很幽鬱，差不多很荒涼的。迎面在一帶小岡上，便是帶着許多死白色小屋的白亞爾及爾，那房屋一直降到海邊，彼此鱗比着。就如同巴黎城外麥洞丘上曬的衣服一樣。房屋上面就是一片藍緞子似的長天，啊！藍極了！

著名的狒狒稍稍把他的恐怖收回了一點，巖着這風景，一面很恭敬的聽着門的內哥親王說，這親王站在他身邊給他指點那城內的各區，比如喀士巴宮，高城，巴卜阿潤街等。這親王很有學問；不但澈底知道亞爾及爾還能把亞喇伯語說得很流利的。因此，狒狒便安排着來增進他相識的程度……忽然沿着他們倚棹的船舷，這達哈士孔人便看見一行黑而且肥的手板在外面。差不多立刻就有一個鬚髮的黑人頭湧現在他的跟前，他還不會開口，而甲板上已從各方面侵入了百十個海盜，黑的，黃的，半裸的，奇醜的，可怕的。

這般海盜，狒狒全都認識……這正是他們，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就是他在達哈士孔街上屢屢尋覓的「他們」。畢竟「他們」也決意來了。

……起初他還驚得釘住在他的地位上。但是當他看見海盜們向着行李奔去，把遮蓋行李的帳棚拉開，動手來搶掠船隻時，這英雄方警覺了，便拔出他的獵刀，向衆旅客呼道：「拿兵器！拿兵器！」並且他便第一個向海賊奔去。

船主巴爾巴蘇由中艙甲板走出來，便道：『做甚麼？有甚麼事嗎？你要幹甚麼？』

『哈！你看，船主……趕快，趕快，叫你的人拿兵器！』

『赫！幹甚麼呀，我的天！』

『你沒有看見嗎……？』

『甚麼事……？』

『這裏……在你跟前……海寇……』

船主很驚異的看着他。正這時候，一個高大的黑鬼從他們跟前走過，背上背着這英雄的藥品飛跑。

『惡賊……等着我……』這達哈士孔人喊了一聲，便挺着他的短劍向前沖去。

巴爾巴蘇趕快抓住他，並緊緊揪住他腰帶。

『安靜點罷，發甚麼氣呀……這並非海寇的……許久以來便沒有海寇的了……這是挑
夫。』

「挑夫……！」

「赫是呀，挑夫，他們來尋找行李把他載上陸地去的……把你那小刀兒，韜起好了，把你的船票給我，跟着這黑人走罷，一個正經的孩子，他定會引你到陸地上去，假如你願意時也一樣可以引你到旅館去的……！」

獬狴稍稍有點慚愧，給了他的船票，便跟着黑人由繩梯走下一隻在大船邊跳舞的撥船中。所有他的行李業已放在那裏了，他的箱子，武器匣，食物罐頭等，因為這些東西載滿了撥船，人家就不必再等別的旅客。那黑人攀上箱子同猴子一樣蹲踞在上面，兩手抱着膝頭。另一個黑人打着漿……兩個都笑嘻嘻的顯着獬狴現出他們的白牙齒來。

這偉大的達哈士孔人站在後梢，帶起那使他鄉人們恐怖的撒嘴樣子，激昂的轉着他小刀兒的刀柄；因為縱然巴爾巴蘇給他說過了，而他對於這島木皮膚的挑夫的惡意只放了一半的心，因為他兩個並不很像達哈士孔正直挑夫的樣子。

五分鐘後，撥船便到了岸，於是獬狴便置腳在這野蠻的小碼頭之上，此地，在三百年前曾

有一個西班牙囚人叫作密舍爾色爾旺特士的（註二）——在亞爾及爾苦役之杖下——預備了一卷最有名的小說，其名就叫作紀考特貴人！

（三）祈禱於色爾旺特士 登岸 特爾在何處？

沒有特爾 醒悟了。

啊，密舍爾色爾旺特士，撒維達，假如別人說的話是真的，即是說凡偉大人物住過的地方總有些他們的精神永永浮蕩在空中的話是真的時，那嗎，從你身上留置在這野蠻海灘間的精神看見這個南方最佳標本的法國人，他身上活潑潑的包含着你書中的兩個主人翁：紀考特貴人和桑考邦沙，這個達哈士孔的獠獠登岸時，你那精神定會快活得跳動起來了

……

這一天空氣是煩熱的，五、六個關吏，都是亞爾及爾人，正在流着太陽光綫的岸上等候法國新聞，幾個蹣跚的摩爾人抽着他們的長煙管，一些馬爾特水手牽着大網，其間有幾千白鱗魚在網眼中燦爛得如同銀幣一樣。

但獬豸剛一置足瑪地上，岸邊就洶湧起來，擠了樣兒。一羣野人比船上的海盜們還醜惡，都從隄岸的石頭間彎身而出向這登岸的人湧來。有赤裸裸披着絨毯的大亞喇伯人，有穿得很縷縷的摩爾人，有黑人，有屠尼斯人，有馬阿洛人，有門惹比特人，有穿着白套衫的旅館員役，都叫着，喊着，爭着解他的衣裳，爭着搶他的行李，這個搬去他的罐頭，那個搬去他的藥品，而且說着非洲人的法國話把那似乎不是真正旅館的名字紛紛投遞給他……

可憐的獬豸被這喧囂吵昏了，走去，走來，罵罵，惡言，奔波，跟着他的行李瞎跑，簡直不知道怎麼樣才能使這般野蠻懂得用法文說的詞調，用南省話說的，甚至用拉丁文說的，變像拉丁文說的，比如 rosa (玫瑰)，la rose (玫瑰)，bonus (好字的陽性)，bona (好字的陰性)，bonum (好字的中性) 等等，凡他所知道的……辛苦極了。人家却不聽他說……幸而有一個短小的男子，穿着一身有黃領的屠尼斯人的衣服，拿着一條長手杖，就如荷馬的上帝一般 (註三) 躡進這紛亂中來，並且每個賤民身上都賞給幾枚。這是亞爾及爾城的警察。很有禮貌的，勸獬豸往歐羅巴旅館去住，又把他托付給這地方的僕役把他的行李和他

用幾輛獨輪小車引去。

達哈士孔的狒狒一脚跨入亞爾及爾城，便大睜着眼睛。在前他癡想必是一個東方式的，仙鄉中的，神話內的城池，總有一些君士坦丁堡與馬其頓之間的東西……他却完全到了達哈士孔……有咖啡店，有餐館，有廣闊的街道，有四層高樓的房子，有一片小小的瀝青塗過的空場，一些軍樂隊正在那裏演奏阿方巴克製的波爾喀曲，有坐在椅子上飲啤酒用點心的麥歌們，有太太們，還有幾個娼妓，而且有軍人，又有軍人，常常都有軍人……但是沒有一個特爾……只有他一個……因此，他從空場上經過時，不免有點拘束。衆人都把他瞅着。軍樂隊也停止了，阿方巴克的波爾喀曲也中斷了。

狒狒肩頭上掛着兩枝鎗，腰間佩着手鎗，威猛得就如同魯濱孫一樣，由人叢中莊嚴的走過；但是一到旅館他的氣力使用盡了。凡在達哈士孔啟程時的光景，在馬賽船埠間的光景，飄洋渡海的光景，門的內哥親王的樣子，海寇的樣子，都一齊在他腦中翻騰起來……理應弄他上樓去，理應解去他的軍裝，理應脫去他的衣履……大家業經打算去請醫生了；但

是，一倒上枕頭，這英雄便暢心快意的高高打起鼾聲來，因此旅館主人便付度醫藥是可以不必用的了，而衆人也就悄悄的退了出去。

(四) 第一次埋伏

當獅拂醒來時，官署的大鐘正打了三點。他足足睡了一黃昏，一夜，一早晨，以及半下午；應該這樣說三天以來含西亞都不勝疲倦的……

英雄眼睛一睜開第一個思想便是：『我在鄉中了！』何以不說這句話呢？一想到獅子就在這很近的地方，兩步遠，差不多就在手邊，而且一想到正要去搏戰，撲撲撲……！一般寒氣便襲到他身上，於是他就毅然的躲進被單中去。

但是，一會之後，外面的樂事，碧藍的天，在房開裏流動的太陽，在他床上用的早點，對海大開着的窗子，一瓶克列西亞名酒的灌溉，便極快的把那英雄氣概給牠引了起來。他便掀開被單呼道：『獵獅去！獵獅去！』並趕快穿起衣服來。

這就是他的計畫了：不向一個人說便出城去，走入沙漠中，等到夜裏，埋伏着，於是到第一

個走來的獅子，甸甸……第二天就回歐羅巴旅館來用早餐，受亞爾及爾人的頌詞，並賃一輛貨車去尋覓那死獸。

他迅速的帶上武器，把露天帳棚捲在背上，那粗大的撐竿翹在他頭上，尺許高並且挺直的就如一條大杖似的，走到街上來。他在街上並不願向人鞠躬，生恐洩漏了他的計畫，遂堅決的轉向右手，穿到巴下阿潤街的穹窿下，一般亞爾及爾的猶太人都從他們黑魃魃的店子深處如蜘蛛一般躲在角上，看他走過去，他穿過了戲園空場，到了城邊，末後便對直向米士達發塵土迷目的大路走來。

這路上好生擁擠。又是大公車，又是箱馬車，又是二輪輕車，又是載貨重車，又是用幾尾雄牛拖行的芻蕘車，又是非洲騎兵隊，又是標其矮小的蠟羣，又是賣軍用乾餅的黑女人，又是移居的亞爾薩斯人的車子，又是穿紅外套的非洲步兵，如此種種都在那呼號，歌唱，喇叭聲中綿延於塵溝間，兩傍便是那些下賤以木板屋，許多壯大的馬阿洛女人都在各家門前哼唧唧的，還有坐滿兵士的酒店，肉店，造肥粉店……

偉大的獵獅專思道：「那般作家們把他們的東方是怎樣向我說的呢？原來也同馬賽一樣沒有好多的特爾。」

忽然他便看見一個壯美的駱駝踏着大步，威風得就如一隻大火雞似的從他身邊走過。這東西很令他心跳。

已經有駱駝了！獅子當不遠了；果然，五分鐘之後，他便看見一羣獵獅的人，肩頭上擱着鎗向他走來。

我們的英雄從他們身邊走過時便自言自語道：「蠢人！蠢人！成羣結隊的去打獅子，而且還帶着狗……」因他從不曾想到在亞爾及爾除了獵獅外人家還能獵別的東西。然而這般獵人都帶着那歇業商人的善良面孔，並且帶着狗帶着獵囊去獵獅子的方法也太陳腐可笑，因此，這位達哈士孔人便起了一點好心以為應該同這般麥歇中間的一個去接近一下方好。

「別的，伙伴，獵事還好嗎？」

那一個拿起一種驚駭的眼睛把這達哈士孔戰士的武裝看着回答道：『還不惡。』

『你有獵得麼？』

『正是……不壞……請看好了。』

於是這亞爾及爾獵人便指一指他的獵囊，其中裝滿了兔子和鵝鳥。

『這樣麼！你的獵囊……你把他們裝在獵囊內嗎？』

『不裝在獵囊裏你打算裝在那裏呢？』

『那嗎，這便……這便是頂小的了……』

『小的，可是也有大的，』這獵人道。

因為他要忙着回去，他便大踏步向同伴們那裏走去了。

驍勇的獠獠驚得呆立在大路中間……回想一會後，他便道：『罷，這都是不中用的人！』

……他們並沒有獵着……』他仍舊走了起來。

房屋業已稀少了，行人也一樣。夜色下來了，東西却變得模模糊糊的……達哈士孔的獠

拂又走了半點鐘。末後他便住了脚……已是十分的夜了。一種沒有月亮只有星光的黑夜。路上沒有一個人……雖然如此，這英雄却尋思獅子是不像公車的，他們斷不會在大路上走。他便穿到田野中去……逐步都是壕溝，荊棘，刺樹。不管怎樣！他依然走去……其後突然的，止步！我們的偉人便說：『這裏一定有獅子了！』於是他就左右的開嗅起來。

(五) 旬 旬

這是一片荒野的大沙漠，一些奇怪的植物，東方的植物都森森立着，帶一種惡獸的樣子。在隱約的黑光下，牠們拔地而起的巨影四向交叉着。左邊，一片模糊的山影，或者是阿特納士……左邊，是看不見的海暗暗的潮湧……一片真正藏匿野獸的巢穴……

一桿鎗放在跟前，一桿鎗握在手上，達哈士孔的獬狒便跪一箋膝頭在地上等着……他等有一點鐘，兩點鐘……並沒有甚麼……於是牠記起他書上說的那般殺獅的人去打獵時未有不牽一頭小山羊去的，他們把這小山羊繫在他們跟前幾步遠處，並且用一條細繩子拉着他的蹄子使他叫喚。這裏既沒有小山羊，這位達哈士孔人便起意來試一試口技，於

是他便做着山羊聲音鳴起來：「咩……咩……」

起初還很輕，因為在他心裏他還有點害怕獅子聽見……其後，看見沒有甚麼東西走來，他就鳴得高一點：「咩……咩……」還沒有甚麼……忍不住了，他便鳴得更高一點並且接連幾次：「咩……咩……咩……」用力過猛以致這小山羊末後竟有點像雄牛的樣子。

忽然，在他跟前幾步，一個黑而大的東西走來。他住了聲……這東西低下頭去，向地上嗅着，跳了一下，便轉了身，奔走了，其後又回來，清清楚楚的站着不動……這是獅子，無貳無疑的！……現在已看清楚他那四條短蹄，他那巨頭，他那雙睛，一雙在暗地裏發光的大眼睛……暗準，拔機匄匄……得了手，立刻向後一躍，並把獵刀握在手上。

一片可怕的嘶聲應着達哈士孔人的鎗聲而起。

「獅吼道：『打中了！』」

於是，便彎身伏着，預備來迎敵這猛獸，但這東西却不如他所料，只長嘶着飛馳逃走了……

「然而他却不動。他等着那母的……依然照舊行事！」

不幸，母的却不來。等了兩三點鐘之後，這達哈孔人也倦了。地上又濕，色氣又涼，海風又寒。

他道：「我假寐着等到天明如何？」於是特爲避免痲病起見，他便來撐他的露天帳棚……但是碰了鬼！這帳棚是一種極靈巧，極靈巧的機關，弄得他簡直打不開。

他枉自費了一點鐘的手脚，出了一點鐘的汗，這遭瘟的帳棚老打不開……就如遇着傾盆大雨時有些雨傘偏要同你們調皮的一樣……戰爭疲了，這位達哈孔人便把那東西丟在地上，睡在上面，用着那真正南省人的話罵着。

「達，達，哈，達，哈，達……」

獺猛然醒來道：「這爲甚麼……？」

這是非洲騎兵在米士達發兵營中吹的起床號音……獺大大驚揉着兩眼……他原來以爲是在極荒涼的地方……各位可知道他在何處……在一方蓮花菜畦中，一邊是白

菜花，一邊是甜蘿蔔。

他的撒哈拉中有許多的菜……就在他身邊，在上米士達發的綠岡上，許多純白的亞爾及爾別豎晶明聳列在晨光宿露中，人家可以相信是在馬賽的附近，是在巴士底德和巴士底董的中間了。（譯者按：法國人的習慣，尤其是南邊的法國人，每禮拜日總喜歡往鄉下自家私地內去休息，除富家有別墅外，平常人家都在私地中築有小小的板屋一間，禮拜日便在其間飲食；這種板屋的名字各地不同，在里門稱爲馬色 *Maset*，在阿維尼稱爲比龍 *bi-ron*，在色特稱爲巴哈格特 *barquette*，在達哈士孔稱爲喀巴龍 *gabaron*，在馬賽稱爲巴士底德 *baside*，巴士底董 *basidon* 是更小的巴士底德。）

來。這片沈睡的菜園和紳士人家的氣象把這偉人好生的驚了一跳，並令他古怪的生起氣來。

他道：『這般人都是瘋子，把他們的蓮花莖種在獅子的鄰近……畢竟，我沒有在夢中……獅子是到過這裏來的……還有證據……』

證據，就是那遁獸剝下的血痕。這勇敢的達哈士孔人便把手鎗握在手上，用眼睛探尋着，循着血跡，從一株蓮花菜到一株蓮花菜一直走到一片小小的蕎麥田中……麥草倒了一壩，還有一窪血，而且血水中正側臥着，頭上帶着一塊巨傷，一頭……請猜一猜……

「一頭獅子呀……！」

不是的，一頭在亞爾及爾最爲常見的極小的驢子，在這地方名爲補里哥的驢子。

(五)母的到了 可怕的仗火

『兔子會合處』

獬狒看見他可憐的犧牲品時第一個動作是喪氣的動作。從一頭獅子到一頭補里哥真果太差得遠了……他第二個動作是非常憐憫的動作。這可憐的補里哥好生體面，他的樣子很馴，脊間的皮猶是溫的起伏得同浪頭一樣。獬狒便跪了下去，並拿起他那亞爾及爾人的腰帶強勉去止住這不幸畜生的血；以這樣偉大的人來看護這樣小的驢子，各位儘可想出是何等動人的事。

這還剩一絲性命的補里哥與這腰帶一接觸時便睜開他那灰色的大眼睛，把長耳搖了兩三次彷彿說：『多謝……多謝……』其後一陣最終的痙攣從頭至尾掣着他，他便不動了。

忽然一片被苦惱哽着的聲音呼叫道：『黑兒！黑兒！』

同時那左近的灌木枝條便動搖起來……佛佛只有站起來防禦的時候……這是母的！她到了，又可怕又暴怒，却是一副亞爾薩斯老婦人的面孔，頭上包着手中，手上執着一柄大紅雨傘，把她的驢子喚得米士達發各方都生了回聲。實實在在，對於佛佛的事情倘若當真走出一頭狂怒的母獅子來，倒比這惡老婦人好多了……這不幸的人徒然去向她解說這事是如何經過的，他如何把黑兒當作一頭獅子……那老婦人却以為人家在挪揄她，便狂暴的喊出一聲『達爾特飛！』一陣雨傘直向這英雄身上打來。（譯者按：達爾特飛是法國北方和東方人的驚歎詞。）佛佛有點慚愧，只好盡力來拍撫，又出汗，又喘氣，又跳，又叫：

『但是，馬丹……但是，馬丹……』

「快開罷！馬丹是隻子，她那怒態可以令她明白了。」

幸而第三個人來到這戰場中。這就是那亞爾薩斯女人的丈夫，亞爾薩斯人又是酒店主人，而且還是最會打算盤的。當他明白是同甚麼人在起糾葛，以及這兇手只求償付那被害者的價值時，他才解除了他老婆的武器，而大家也和好了。

獅獅付了二百佛郎，驢價頂多只值十佛郎。這是亞爾伯市上補里哥最公平的價值。其後大家就把可憐的黑兒葬在一株無花果樹下，而亞爾薩斯人因為被達哈士孔人所付的西班牙銀幣的色彩買得了歡心，便邀請這英雄到他酒店中去吃一餐，這酒店離此只有幾步就在大路的旁邊。

亞爾及爾的獵人每禮拜日都要到這店裏來早餐的，因為這草地中獵物最多，而繞城兩法里更沒有比此處兔子再多的地方了。

獅獅問道：「獅子呢？」

亞爾薩斯人很驚怪的看着他：

「獅子？」

這位可憐的男子稍稍有點不放心道：「是呀……獅子……你有時也看見過嗎？」
酒店主人狂笑起來：

「哈！多謝……獅子……何以說到這句話……」

「亞爾及爾竟沒有獅子麼？」

「說老實話！我從沒有看見過……而且我在這省住了二十年。但是，我相信聽見說過……似乎是報上說過……不過很遠，那一方，在南邊去了……」

這時候，他們已到了酒店中。一所城外的村酒店，就如大家在巴黎近郊枉夫村和邦丹村所見的一樣，門上一束退了色的細枝，牆上畫了一些台球竿和這面老實招牌：

「兔子會合處」

「兔子會合處麼……啊，不納尾打，何等樣的紀念！」

(七) 一輛公車的故事，一個摩爾女人的故事，一串茉莉花的故事。

第一次失敗的事沮喪了多少人；但是勇健如狒狒一樣的却不會這樣容易就打倒了。
英雄尋思道：『獅子在南邊，那麼！我就往南邊去。』

把他最後一塊麪包吞後，他就站起來，致謝了他的主人，毫無仇恨的抱吻了那老婦人，對那不幸的黑兒傾了最後一滴眼淚，他便帶着決心要趕快走回亞爾及爾城，捆起箱子當天就動身往南邊去。

不幸那大路似乎從頭夜來就特別延長了；因為又有太陽，又有塵土！露天帳棚又沉重！
狒狒簡直覺得沒有勇氣用脚走回城去，於是碰見一輛公車他便做個手式要上車去……
哈！可憐達哈士孔的狒狒！為他的聲名，為他的榮光着想，若不走入這個破爛的公車而仍繼續步行，拚着悶死在這天氣下，在那露下帳棚下，在他雙筒鏡鎗下，可多麼的好……

狒狒竟上去了，公車業已滿坐。深處一個生着黑色長鬚的亞爾及爾教士把他的鼻子埋在聖經裏。迎面一個抽着一支粗紙煙的年輕摩爾商人。其次，一個馬爾特水手，四五個戴白

綫面網的摩爾女人，這幾個女人只能看見眼睛。這般女人是在亞卜得爾喀德墳園去祈禱了回來的；但是這悲哀的行動好像並不令她們悲戚。只聽見她們在面網下又說又笑一面還在咀嚼糖果。

獵貓相信覺得她們很很的在看他。尤其有一個，和他對面坐着的那個，把她的眼光直插在他的眼睛裏，並且一路上再不收回去。縱然那女人是蓋着面網的，但那由黑暈顯得更黑的活潑大眼睛，以及一隻戴着金銅時時從她面網間看見的纖細而玲瓏的手腕，以及她那聲音的音調，以及她頭上那種幾乎像小孩一樣溫柔的動作，都表明是其間定有一種年輕美麗，可賞的東西的……不幸的獵貓不知道置身在何處的好。這雙東方妙目的無語的愛撫震動了他，感觸了他，害得他要死；他又熱又冷的……

結果他的，就是那女人的拖鞋也插進來了；在他那大獵靴上只覺得這可愛的拖鞋就如一隻紅色小老鼠一樣在上面又跑又跳的……怎樣做呢？回答這眼睛和這表情嗎？不錯，但結果……東方的愛情迷戀是一種可怕的事……這正直的達哈士孔人帶着他那南方人

和小說上的意思似乎覺得業已落在那般大藍的手上了，被人開割了，然而或者比這樁事還好一點，便是把他們兩個並頭繞在一個皮口袋裏，拋在海中的事。這思想竟把他冷了半截……等着那小拖鞋還繼續在動，迎面的眼睛向他大大的睜着就如兩朵黑絨花似的好像還在說：

『把我們揀去……』

公車停了。大家到了戲園空場上，在巴卜阿潤街口。那般摩爾女人都糾纏在她們大褲子中把她們的面網更抄緊一點，帶着一種野蠻的風韻，一個一個的下去了。猶隣坐的那一個最後站起來，並且極其逼近這英雄的面孔抬起她的臉來，以致那呼吸竟輕輕拂了他一下，一種真正的茉莉花香氣，蘭麝香氣，糖果香氣。

這位達哈士孔人不能再拒絕了。被愛情醉透了，他便挺身向這摩爾女人後面走去……她聽見皮鞋聲，遂回過身來，把一根指頭放在她面網上彷彿是說『許』的一樣，那一隻手便疾速的把一條用茉莉花穿的香手串遞給他。達哈士孔的猶隣便俯身下去拾取；但是，

因為我們這位英雄有點遲笨而又正駝着兵器，那舉動便延了一點時候……

當他站起來時，茉莉花串正在他胸前——那摩爾女人却沒見了。

(八) 阿特納士的獅子，睡了罷！

阿特納士的獅子，睡了罷！靜靜的睡在你們那巢穴中，睡在那叢蘆中，睡在那野仙人掌中間罷……幾天之內，達哈士孔的獅還不得來屠殺你們。目前，所有他的戰具——兵器匣，藥品，露天帳棚，食物罐頭——都太平平的包裹着休息在歐羅巴旅館第三十六號房間內。

赤褐色的大獅子，不必害怕的睡去罷！這位達哈士孔人正在尋找他的摩爾女人。從大公車的故事以來，這不幸的人在他脚上，在他那獵戶的大脚上，永遠的感覺得那紅色小鼠的跳躍；而輕微的海風微觸着他的嘴唇時——不管他如何做——總帶着一種糖果與茴香的愛情芬芳氣息。

應該要把他的摩爾女人交給他才行呀！

然而這並不是輕易的事！在十萬人的一個城內去尋找，而又只認識那氣息，那拖鞋，和眼睛的顏色；算來惟有一個爲愛情所迷的達哈士孔人才能去試作這樣的危難事。

可怕的就是在她們廣大的白面具下所有的摩爾女人都很相似；而且這般女人很難得出來，既然人家打算見她們，便得往高城中去，往那亞喇伯城，特爾城中去。

這高城委實是一處危險地方。許多很窄小的黑暗小巷，從兩行神秘的房屋間一直昇到山峰，而屋簷交合着成了地洞。門是很矮的，窗子是很小的，很幽靜，很愁人，又界有鐵欄的。並且，左右一大堆極黑暗的小店，生着海賊頭腦的獐惡特爾們——白眼睛同發光的牙齒——便在其間抽着長烟筒，低聲交談着彷彿在商量行刺的事情……

若說獐穿過這壁城而不動感情，這簡直是說謊。其實他是非常感動的，並且在這些黑魘魘的小巷中，這勇敢的男子把他的便便大腹挺着，總是極小心的向前行去，眼睛四方偵探，指頭按在一柄手鎗的發火機上。完全同在達哈士孔往俱樂部去時一樣。時時刻刻他都等着來招架那太監和土耳其御林軍們向他後面的襲擊，但是那決意看他女人的願欲着

實給了他一種膽量和一種巨大的氣力。

八天之中，這驍勇的佛標多沒有離開那高城。有時看見他鵠候在摩爾浴室前，等到這般女人打着寒戰，帶着浴香成羣的出來時；有時又看見他躡在回教堂門前，在進門之前正流着汗呼着氣脫他的大靴子……

有幾次，到夜色下來時，他才垂頭喪氣的回來，一點甚麼都未曾發現，在回回教堂裏也和浴室前一樣，而回來之際，這位達哈士孔打從摩爾人房子前面走過，總聽見那不變調門的唱歌，以及琵琶的嗚咽聲，單面手鼓的疾轉聲，婦女們巧笑聲，這聲音總使得他心跳。

他自言自語道：「她或者就在這裏！」

是時街上荒涼極了，他便靠近一家房子前，舉起那矮小側門上的鐵錘，怯膽的敲去……立刻那歌聲和笑聲都停止了。在牆這面只聽見那模糊模糊的耳語聲，彷彿在一具沈睡的大鳥籠裏一樣。

英雄尋思道：「憐心呀！……就有一些東西臨到我身上來了！」

常常臨到他身上來的東西便是從頭傾下的一桶冷水，或一些橙子皮，仙人掌……從沒有更重大的東西……

阿特納士的獅子，睡去罷！

（九）門的內哥，格勒哥利親王

足足有兩個禮拜驍勇的狍狍俱在尋找他那亞爾及爾女人，假若不是愛神借着門的內哥的大人先生來幫助他時，他真個還在尋找她哩。事便如此：

在冬天，每禮拜六的夜晚，亞爾及爾城的大戲院總要開一次假裝跳舞會，更有一點樂戲。這是外省無味而絕無變化的假裝跳舞。廣廳中稀稀幾個人，都是遊戲場裏剩下來，有那專門同軍士打鬧的蕩婦，不合時的漂亮者，落魄的掙客，以及五六個馬阿洛的年輕洗衣女子，這幾個女子雖是側身走入繁華場中，而猶帶着正經時候一種隱約的蒜香和醬油香……真正令人注目的事並不在此。是在遊廊中，這遊廊已改變成一所賭場……一羣神經興

奮的雜色人們擁擠在那裏，圍着幾張綠色長毯；有那借了錢請假出來的狙擊兵，有高城中的摩爾商人，有黑人，有馬爾特人，有把犂鐮耕牛賣了走四十法里把銀錢拿向紙牌上來冒險的腹地上的移民……都打着寒戰，變着臉色，咬着牙齒，帶起博徒們的奇怪眼光，心忙意亂的斜身站着，又因為常常定睛在一樣的紙版上所以都變成斜眼睛的人了。

稍遠一點，就是那一羣一羣亞爾及爾的猶太人，一家人都來此賭博。男的穿着醜怪的東方衣服，配着藍色長襪，絨的遮陽帽。女的浮腫着面孔緊束在她們窄小的金胸襖內……都成羣的聚在桌子四周，伊伊唔唔的彼此商量，又在指頭上算着，賭的時候很少。只有時在長久斟酌之後，一個生着天父長鬚的家長便走了出來，拿着全家的西班牙錢幣來冒險……於是自始至終那希伯來眼睛裏都有一派火星繞桌流轉，這就是黑吸鐵石的可怕眼睛，把那金錢都弄得在桌上亂跳，而末了逐一的吸了去就如用一根線牽去的一樣……

其次就是口角，爭鬪，各地方的罵詈之語，各種語言中的瘋狂呼聲，拔鞘而出的刀，刀柄舉了起來，銀錢就告別了……

那偉大的狒狒走來消遣愁夜的就在這騷亂的地方。

英雄正獨自走入人羣中，想着他的摩爾女人時，在羣動之中有一張賭博桌，忽有兩個狂怒的人聲高高超出那錢的聲音之上：

「我告訴你欠了我二十佛郎，歇！」（譯者按：麥歇兩個字音當生氣時發得過於急促，便只聽見末後的一音。）

「歇……」

「向後呢？……歇……」

「要知道你向誰在說話，歇！」

「我無須乎知道，歇！」

「我是門的內哥，格勒哥利親王，歇……」

對於這名字，狒狒好生感動，他便離開人羣，走來站在第一行，又快樂又驕矜的看着他的親王，這位門的內哥親王非常的有禮儀，就是在郵船上韋草認識的……

不幸，這個使那善良的達哈士孔人最爲忌憚的殿下頭銜在和他起衝突的這個騎兵軍官臉上却生不出甚麼感情。

這軍官調笑的說道：『倒失敬了……』

跟着又轉向衆人：

『門的內哥的格勒哥利……誰認識這東西……沒有一個人！』

生氣的獬狴便進一步。

用着一種很堅決的聲音，並用着達哈士孔人最美的音節說道：『得罪……我認識這親

王！』

騎兵軍官觀面把他瞅視了一會，其後便這眉頭一皺：

『好罷！這就是了……把你的錢每人分與二十佛郎就不成問題了。』

說了這句話，他便轉身躲入人羣中間沒了。

怒氣勃發的獬狴很想跟着他撲過去，但這親王却攔住了他。

「算了……我已弄清我的事了。」

他並拿手臂挽着這位達哈士孔人趕快將他拖到外面。

當他們一來到空場上，那位門的內哥，赫勒哥利親王便脫了帽子，向我們的英雄伸出
手來，模模糊糊記得他的名字，用一種顫動的聲音喚他：

「麥歇巴爾巴蘭……」

這一個膽怯的說道：「達爾達蘭！」（譯者按達爾達蘭就是樞拙這個字的字音。）

「達爾達蘭，巴爾巴蘭，都沒有關係……現在在我們中間，倒是生死朋友了！」

並且這位門的內哥貴人還用勁的搖着他的手……各位可以想見這位達哈士孔人驕
不勝傲。

他糊糊塗塗的連連說道：「親王……親王……」

一刻鐘之後，這兩位麥歇便坐在櫛櫛餐館中了，這是一所可愛的夜室，露台一直伸到海
邊，並且在以克列西亞名酒濱的俄羅斯產業之前，大家的交情更加了一層聯絡。

各位一點也揣想不到再有比這門的內哥親王還勾人的了。又清癯，又精細，蜷縮的頭髮是用小鐵鉗燙的，臉上用浮石磨過，又佩着奇怪的肩章，一雙狡猾的眼睛，舉動很溫柔，帶一種模糊不清的意大利口音，這樣子使他帶了種假馬扎蘭的神情（註四）因為他沒有八字鬚；兼之又很懂拉丁語，時時都在談彼達西特、阿哈士（註五）以及那般註釋家。

果是有根底的老種族，從十歲上因為他的自由意見的原故便被他的兄弟們把他放逐了，一自周遊世界受了許多教訓，便成了一位心平氣和的親王殿下……奇怪的遇合啊！這親王也會在達哈士孔住過三年，因為佛佛很驚怪從不會在俱樂部或散步場上碰見過他，這殿下使用一種躲閃的聲口說道：『我很少出門……』這位達哈士孔人小心翼翼的不敢再問了。凡是這等偉大的生活中總有些極秘密的方面的……

算來終是一位很善良的親王，這位格勒哥利貴人。他一面用糖水調着那克列西亞玫瑰色酒，一面便耐心細聽着佛佛講他的摩爾女人，於是他便極力擔任去尋覓這女人，因他全認識這般女人。

大家只渴着酒而且喝了許久。大家又碰盃「飲亞爾及爾城的女人的壽！飲自由門的內！哥的壽……」

外面，在露台之下，便是滾滾不息的海，而且那濤頭在夜色中拍着岸就如人家振搖濕被單的聲音一樣。空氣是煩熱的，滿天明星。

在樹林中一個夜鷹唱着……

村酒錢的是獵獬。

(十)「把你父親的名字告訴我，我便告訴你這花的名字。」

請告訴我門的內哥親王們巧妙獵獬的事罷。(譯者按：法人獵獬之法，獵者先伏地作獬鳴聲，俟獬信是同伴相呼而飛起時便射擊之，此處借用為格勒哥利尋覓摩爾女人的意思，不是真正的獵獬。)

在露榭餐館夜會的第二天，天色剛明，格勒哥利親王便在達哈士孔人的房裏了。

「趕快，趕快，把你衣服穿起……你的摩爾女人尋得了……她名字叫作巴衣……」

十歲，出奇的美麗，而且已守了寡……」

這勇敢的佛佛快樂的說道：「寡婦麼……好運氣！」因為他很耽心東方丈夫的。

「是的，不過却被他兄弟管束着。」

「哈！碰了鬼了……」

「一個在阿爾賴陽市上賣烟斗的禿鬍摩高人……」

沈默了一會。

那親王又道：「好罷！你也不是因這點小事就生畏的男子；而且到頭來只須買幾只烟斗，或者就把這海賊安頓了……趕快，把衣服穿起……有幸運的蕩子！」

這位達哈士孔人臉色也變了，感動得很，滿懷都是愛情，便從他床上跳下來，急急扣起他寬大弗蘭絨的汗褲：

「我應該怎樣做呢？」

「簡爾單單爵給這婦人寫封信去，向蕭索一個會合！」

這天真的瑪佛帶着一種狼狽的樣子說道：「那嗎她懂得法國語了……」因為他是夢想着純粹的東方人哩。

那親王冷靜的答道：「她並不知道一個字……但你給我口述一封信，我逐句的翻譯就得了。」

「呵，親王，多麼的有仁心呀！」

於是這位達哈士孔人便靜靜的，凝精聚神的在房裏大步徘徊起來。

各位可以想到人家之與亞爾及爾城的摩爾寫信，是不能像寫與波故爾的蕩女的。幸運極了，我們這位英雄心裏記了許多許多可以供用的文章，因便拼合起規士達夫愛馬爾所作的印第安長於文詞的強盜，和納馬底給東方遊記，以及聖歌之聖歌上的一些記得的句子，組成了一封一覽便知的東方方式的信。這信開頭是：

「彷彿在沙漠中的駝鳥……」

煞尾是：

『把你父親的名字告訴我，我便把這花的名字告訴你……』

這位浪漫的佛佛還打算照着東方舉動把這信夾在一束示意的花球中哩；但格勒哥利親王却以爲不如到她兄弟店裏買幾隻烟管的好，這事既可把那麥歇的野蠻脾氣馴和一點，而又一定可以討那婦人絕大的歡心，她是最愛抽烟的。

佛佛狂熱極了，說道：『我們趕快去買烟管罷！』

『不……不……讓我一個人去罷。我定能買得最便宜的……』

『怎麼你願意……啊，親王……親王……』

於是這勇敢的男子很慚愧的把他的錢袋遞給那親切的門的內哥人，一面囑咐他不要省錢，總以使那婦人歡喜爲宜。

不幸的事件——只管進行——總不能如人所希望他的那樣走得快。那個摩爾女人顯然由於佛佛的報效，其實就是事前四分之三的勾引，很觸動了，倒安排招待他；不過她的兄弟很生疑，若要把這番疑心平伏下，還得買若干打，若干堆，若干多的煙管……

有時這可憐的佛佛也自己問道：「這個鬼巴衣啞把這許多的煙管拿去幹甚麼？」但他依舊毫不吝嗇的付着錢。

其後，把煙管買成了山，把東方詩潮流逼了，竟得了一個會合。

我無庸告訴各位說這達哈士孔人是帶着怎麼樣的心的跳動在那裏預備，帶着怎麼樣動情的小心來修理，來膏沐，來薰香他那遮陽帽獵人的剛鬚，却也不忘記——因為應該預防的——在他衣袋中放入一柄尖頭鐵錘，三兩柄手鎗。

那親王依然很親切的，於這第一次會合開竟來充當翻譯的職務。那婦人住在城的頂高處，她門前一個十三歲到十四歲的年輕摩爾人抽着紙煙。這就是有名的亞里，就是那生問題的兄弟。一見這兩位來客，他便在側門上敲了兩下，各自悄悄的走開了。

門開了一個黑女人走出來，不說一句話便引着兩位麥歇穿過那狹小的內院走入一間涼爽的小房間裏，那婦人便倚臥在一張矮床上，在這裏等候。……第一眼，她在達哈士孔人眼中似乎比公車上的摩爾女人小些，強壯些……到底這果是那個女人嗎？但這疑思之在

猶梯腦中只爲閃電一樣一閃便完了。

那婦人畢竟也極美麗，加之她那赤脚，她那帶着戒指，又是玫瑰色，又纖細，又肥圓的手指，並且在她金色呢上衣之下，在花圍袍子之下也可以猜出一個稍稍有點肥苗，而最合度，而通體圓潤的人來……嘴唇上抽着一根瑪瑙長煙管，所以那棕黃的煙子便包裹了她。

這位達哈士孔人一進門便放一隻手在胸前，極力模仿摩爾的樣子鞠躬下去，一面轉着他動情的大眼……巴衣啞不發一說的把他注視了一會；其後，丟開瑪瑙煙管，便向後倒去，把手蒙着臉，大家遂只能看見她那雪白的頸項，被狂笑跳舞着就如一只滿盛珠子的口袋一樣。

(十一) 西底達爾屠里邦達爾屠里 (譯者按：西底是亞喇伯語，意即法文之「麥歌，

「邦字意即法文中之前置詞 & 「之」達爾屠里即猶梯與達哈士孔

爾字的語音，此由摩爾人弄不清楚達哈士孔與達爾達爾數音遂胡亂呼

爲達爾屠里的麥歌達爾屠里。)

假若各位有不睡時，夜裏走入高城中亞爾伯的獅珠店內，各位至今還記得某一位摩爾人擠着眼睛，帶着微笑，在談論一位西底達爾屠里邦達爾屠里，一位可愛而有錢的歐洲人——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他曾在高街中同一個本地婦人名叫巴衣的同居過。

這位把那快樂的紀念刻在喀士巴宮周遭而成爲問題的西底達爾屠里並非別人，大家都猜得着的，自是我們的獅珠了……

有甚麼辦法呢？凡在聖人和英雄的生活中帶一樣有些昏曠的時光，不安的時光，墮落的時光。有名的達哈士孔人也如別人一樣未能免此，此所以——兩個月了——獅子也忘記了，榮光也忘懷了，他只沈酣着東方的愛情，就和漢尼拔之在喀爾似的。（註六）安息在白亞爾及爾城的溫柔鄉中了。

這位勇敢的男子在亞爾伯城心裏佃了一所本地的小房子，有內院，有芭蕉，有清涼的回廊，和噴水池。他遠着一切聲音由他的摩爾女人伴着生活在這裏，他從頭至脚也打扮成了

一個摩爾人，終日都抽着他的長煙管，吃着他的麝香果醬。

斜臥在他對面軟椅上的就是巴衣陞，琵琶拿在手上，由鼻孔中哼着同樣的調子，或者為給她貴人開心，她便做起那腹舞來，（譯者按：腹舞是亞喇伯一種舞法，舞者兩腳植立不移，只以小腹播動作諸般形勢。）同時手上持着一面小鏡，向鏡裏露出她的白牙齒，並做着嬌態。

因為那婦人不知道一句法國話，獬獬也不知道一句亞喇伯話，有時那會談便很愁人的，於是這多言的達哈士孔人便隨時都在補過，補他以前把舌頭太放肆了的過，就如他在藥劑師伯雨改家或在兵器商哥士特喀爾德家所犯的那些過。

不過這補過的事也不少的風趣，就因為是一種縱慾的寢處，他終日不發一言在那裏享受的寢處，一面靜聆着那煙管骨碌骨碌的響聲，琵琶的幽韻，以及在那用碎石砌的花庭院內的噴水池的潺湲聲。

長煙管，沐浴，愛情，充滿了他的生活。人家很少出門，有時西底達爾層里跨在他壯健的驢

子上，他的婦人跨坐在他背後，走往他在左近地方購置的小花園中去吃石榴。但他絕對絕對的不下到歐洲式的城中來。因為這個亞爾及爾城帶着他那飲食無度的非洲兵，他那擁滿軍官的涼水珈琲店，以及他那拖在穹窿下的腰刀聲音，對於他好像是最不可耐而醜陋得和西方的衛隊們一樣。

總而言之，這位達哈士孔人是很有幸福的人。尤其是狒狒桑考，最愛吃那土耳其糖果的人，更宜稱人家再不能他有他新生活的歡愉了……狒狒紀考特，他哩，想着達哈士孔和預計的獸皮時，隨時都有些內愧……但這內愧却不經久，只須巴表啞的一顧，或一匙極香而顫動得和西爾色飲料一樣的果醬就足以逐去那愛思了。

晚間，那格勒哥利親王又來談一點自由蘭門的內哥……這可愛的貴人使用一種不倦的和氣在這房子內充滿了那當翻譯的職務，甚至管理人的職務，所有這些不過為的取樂，並沒有別的……除他之外，狒狒只招待一些待爾人。凡那般頭腦獯惡的海盜們，以前在他們黑暗小店中多麼使他生畏的，一自他認識了他們後便覺得都是無惡意的好商人，有緒

工，有雜貨商，有車烟客的，都是很有禮貌，很謙恭，很明慧，很謹慎，而作水罐戲時又很高明的人們。這般麥歌每禮拜總有四五次到西底達爾屠里家來過晚會，謀他的錢財，吃他的果醬，十點鐘一打都致謝了，異方長者悄悄的退了回去。

在他們走了之後，西底達爾屠里同他忠心的老婆便在露台上來結束那晚會，這是一個隨着全城同時又做屋頂的白色露台。四周，十多別人家的白色露台，靜靜的在月光之下，梯子似的直降到海邊。許多琵琶的音韻都被海風傳了來。

……忽的就如四散的星光一樣，一片響亮的巨聲緩緩的散在天上，而附近回教寺塔上，一個傳經的人便湧現出來，他那白色影子籠蓋在夜宇的碧空上，用着一種絕美的聲音唱着阿那之榮光，（註七）這聲音充滿了空際。

立刻巴衣亞就放下了琵琶，而她那轉向傳經人的大眼睛好像帶着溫柔去吸飲那所聽似唱歌的時間裏她始終停留在那裏，打着寒噤，心神皆醉得和一位東方的歹海士女聖人一樣（註八）……滿滿殊為感動，看着她驚訝，心裏便尋思這真是一種壯美的宗教，要疑

他才引出這等誠虔的沈醉來的。

達哈士孔，把你的臉蒙着罷！你的猶猶想着要做叛教徒了。

(十二)人家由達哈士孔給我們寫來的

有一次美麗的下午，天色蔚藍，涼風拂拂，西底達爾屠里獨自跨坐在他的騾子背上由他那小院中走出……兩腿被那斯巴達纏的大坐褥分了開來，坐褥中盛滿了佛手柑和西瓜，他敲着那大鑼，全身都被那牲口搖動了，這位勇敢的男子便這樣走入一片可賞的風景中，兩手抄在他肚子上，被安樂和熱氣弄得睡着了四分之三。

進城之時，一片強大的呼聲才忽然驚醒了他。

『赫！我的天，果真是麥歇猶猶！』

於猶猶這個名字上，於南邊人這個快樂的音調上，這位達哈士孔人便舉起頭來，在他跟前百步遠處看見了儒亞夫船主巴爾巴，他那副晦色而正直的面孔，他正在一家小珈琲利前拍着烟斗喝那茴香薄荷的兩合酒。

獬豸便止住他的騾子說道：「赫！日安，巴爾巴蘇。」

巴爾巴蘇並不回答他，只拿起那大眼睛把他注視了一會；跟着，便笑了起來，笑得很利害，以致西底達爾屠里很迷離的，呆坐在他的水瓜上。

「好個土耳其頭巾，我可憐的麥歇獬豸……人家說你變了特爾，果是真的嗎……那個小巴衣啞，可是天天都唱着體面的馬爾哥嗎？」（譯者按：體面的馬爾哥是法南最下流的一首曲子，多半是下流女子們唱的，馬爾哥 Marco 是馬爾格利特 Margerita 的暱稱。）

生氣的獬豸道：「體面的馬爾哥麼……船主，你須知道你所說的那個人是一位正經的摩爾女郎，須知道她並不懂得一句法國話的。」

「巴衣啞，不懂得一句法國話……你說的甚麼……」
這正直的船主便狂笑起來。

其後，看見那可憐西底達爾屠里變了臉色，他方改了口。

「其實，或者不是我說的那個人……恕我說錯了……只是，你瞧，麥歇獬豸，你也得當心

一點厚爾的女人們和門的親王們……」

獬豸便站在他的踏燈上，掀起唇角來。

「親王是我的朋友，船主。」

『就是了！就是了！我們不必吵了……你竟不喝一盞兩合酒嗎？沒有甚麼要向故鄉說的嗎？……也不……好啊！那嗎，一路平安……還有，伙伴，我這裏有些法國的好煙草，你可願意帶幾烟斗去……拿去！拿去！這東西對於你定然有益……就是你那東方的御用煙草把你的思想蒙蔽着了。』

說到這句話上那船主便轉身舉起他的兩合酒，而獬豸沈思着也鞭起騾子取路回他小房子來……雖是他那偉大的靈魂蔽錮着不相信那些話，然而巴爾巴蘇的言談究竟惹着了，他，加之那本地的咒罵，故鄉的音調都在他心上引動了一種模糊的懊惱。

到了家中，沒有看見一個人。巴衣跑到浴室去了……那黑女人覺得很醜陋，房子覺得很淒涼……幽鬱難堪，他便走來坐在噴水池邊，把巴爾巴蘇的煙盒裝滿了一烟斗。這烟草是

包在一張信號報的殘篇中的。展開時，他故鄉的城名就跳入了他的眼睛。

人家山達哈士孔給我們寫來的：

『全城都在戰慄之中。殺獅人獅狒曾往阿非利加去獵取那巨大的貓類，數月以來皆無消息……我們英勇的鄉人究如何了……當大家也如我們一樣認識這個熱烈的頭腦，這個大膽人，這種冒險需要時，大家差不多都要問問他的……難道他也和別的人一樣陷在沙磧中去了，或者落在他曾預許過市政廳皮子的阿特納士之怪物的牙齒中去了嗎……可怕的！但是到波改爾市場來的黑商人們都說在廣漠中遇見一個歐洲人，情形很是像他，這人正向董補克都而去……上帝爲我們保佑我們的獅狒！』

當他念着這報紙時，這位達哈士孔人慚愧極了，變了臉色，遍體寒戰。全達哈士孔都湧現出來：俱樂部，遮陽帽獵人們，哥士特喀爾德家的綠色大臂椅，以及勇敢的司令官不納尾打

的剛鬚飄拂在椅上就如一隻展翅的老鷹一樣。

於是，自家看見如目前似的懶懶然的蹲在席子上面的樣子，而人家却以爲他正在屠殺野獸，達哈士孔的狒狒好生羞愧並哭了起来。

這英雄忽然跳起：

「獵獅！獵獅！」

於是便突入塵土積滿的暗隙中，其間正安睡着那露天帳棚，藥品，罐頭，武器匣，他便把他們拖到庭院中來。

狒狒象苟剛絕了氣，現在只剩着狒狒紀苟了。

把他的東西檢查了，把他的武器佩上了，把他奇裝穿好了，把他的大靴子縛穩當了，又給親王寫了兩句話把巴去啞托付給他，又把那濡有淚痕的幾張銀票封在信筒內之後，於是驍勇的達哈士孔人便在不立打大道的公車中滾滾前進了，把他的黑女人剩在屋裏驚呆，在長烟管，土耳其頭巾，拖鞋，所有西底達爾居里在那回廊白而小的三葉花飾下至誠拖起

的一些回教人的遺物之前……

(第二段完)

第二段註

(註一) 哈維爾 Pierre-Alfred Favet 是當時法國有名的喜劇家，生於一八二四年，死於一八八一年。

紀爾伯萊士 Jules-Charles-Pierre Jolin 的假名 Gil Péres，也是當時的喜劇名家，以演茶花女著名。

(註二) 密舍爾色爾旺特士撒維達 Michel Cervantes Saavedra 是西班牙著名的文人，生於一五四七年，死於一六一六年。其家雖甚窮，但他的父母仍能勉力使他把學業終了，他有文學的天才，於一五六九年便刊布詩集一冊；其後忽棄去文學投身入海軍，曾參與過一次光榮的戰爭，因受驚為庸醫所誤，她的左手便失了運用的能力。於一五七五年返國，途中為海盜掠去，安置於亞爾及爾海邊，虐待之，後以六百西班牙幣

贖出。前後被擄共五年，返國後曾做過各種職業，到底還是覺得文學相宜些。他最有名的小說便是轉譯各國的紀考，特實人，這書的上卷是一六〇四年出版，數年中就賣至三萬本，又經十年方出版下卷，但除此書外其他他的作品也都有名。

(註三) 荷馬所遺的大詩 *Odyssey* 中說 *Odysseus* 屢逢大難都被上帝救出，作者引用此典，便是說遇救的意思。

(註四) 馬扎蘭 *Mazarin* 是魯魯十三朝的紅衣首相，凡讀過西洋史的必知他的歷史，這裏便不多加註釋。馬扎蘭生於意大利，法國語說得不很好，作者引用的意思便是表明門的內哥親王說話中略帶意大利口音，又因為馬扎蘭有八字鬚而親王沒有，所以說是假的。

(註五) 達西特 *Taote* 是拉丁史家，生於五五年，死於一二〇年。

阿哈士 *Achilles* 是拉丁詩人，生於紀元前六五年，死於紀元前八年。

(註六) 漢尼拔 *Hannibal* 是非洲北部古國迦爾達尼 *Carthage* 的大將，佳於

紀元前二四七年，死於一八三年，曾領着遠征兵從西班牙越比赫勒斯大山，穿過南法高盧，又越阿爾伯斯大山襲擊羅馬，在歐洲古代史中最爲出色的一個偉人，凡略讀西洋史的都知道他的歷史，此處可以不必多說。喀補 Capote 是當時羅馬的一個大城，漢尼拔於紀元前二一八年入羅馬，戰於屠萊伯 Trabe，第二年戰於屠拉西麥倫 Trasimene，第三年戰於加倫 Cannes，連戰皆捷，是年經營於喀補，遂在此過冬，留而不歸。作者引用此典的意思，只是說獅獅安居不動了。

(註七) 阿那之榮光 La gloire d'Allah 是亞喇伯回教頌神曲，阿那即亞喇伯語呼天的聲音，而天神亦稱爲阿那。

(註八) 歹海士 Felise 是西班牙女人，生於一五一五年，死於一五八二年。她出於大家，有當時騎士的性質，有熱烈的信仰，有絕高的聰明，少年因爲讀小說遂醉心於名譽的光榮，後來轉而信了喀爾麥兒 Carmel 派的宗教，但她却不以這派的宗旨爲然，曾努力二十年加以改正，將原有的教規重新從極嚴刻的訂過。於是教會便上以尊

號，稱爲『最純潔之聖女』*La Vierge scraphique*，而教皇也特賜以『博士』稱謂，後人遂尊爲女聖人。

第三段 在獅鄉時

(一) 充軍的公車等

這是以前的一輛老公車，障着老式樣的完全變了色的厚藍呢帷以及那粗絨綫做的圓球，這東西在幾點鐘後使把你們的背炙得同艾炷一般……達哈士孔的獅狒在車棚深處佔了一個位子；他極舒服的安置在那裏，等着去呼吸阿非利加巨大貓類的腥氣，這英雄當然是很得意這公車的一種老氣味，其間奇怪的混合有千百種氣味，男子的，馬的，婦女的，皮子的，食糧的，腐草的種種。

在車棚深處甚麼都有一點。一個苦行教士，幾個猶太商人，兩個往軍營——第三隊輕騎兵——去的娼妓，一個阿爾勒陽城的照像師……這同伴的人雖如此有趣如此不同，但這位達哈士孔人却並無意思去交談，依然沈思着，手臂挽在車壁上懸的平安革帶中，獵鎗放在兩膝之間……凡他急遽的起程，巴衣啞的黑眼睛，他就要去動手的可怕的事，凡此種種都在腦筋中擾亂着他，還不計算這輛在紐羅阿非利加中所會見的歐洲公車拿起他那

老家長的樣子把他青年時的達哈士孔，以及在近郊的馳騁，以及在勿淪河邊的小餐，種種舊影都模模糊糊給他勾引起了……

夜色漸漸的下來了。車夫把車燈點上……朽腐的公車在他那老彈簧上叫着跳走；幾匹馬緩緩跑着，頂鈴丁丁當當的響着……時時刻刻，在車篷之下，發出一片可怕的鐵器聲音……這就是那戰爭的兵器。

達哈士孔的佛佛四分之三的假寐着，很可笑的被那車子的顛頓搖着，對着就如一些滑稽影子在他跟前跳舞的旅客們睏了好一會，其後他的眼睛便黑暗了，他的思想便朦朧了，於是他就只聽見那輪軸極不清楚的呻吟以及車腹的哀怨聲。

猛的，一片聲音，一片老仙女又嘎，又嘶，又細弱的聲音喚着這達哈士孔人的名字：

「麥歇佛佛！麥歇佛佛！」

「誰在喚我？」

「麥歇佛佛，是我；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老公車——二十年來——便在達哈士孔

與里門之間服務過的……我把你和你的朋友載過多少次，當你們往廿紀野爾山坡或伯爾隆爾山坡去獵遮陽帽時……起初我還不認識你，由於你那特爾人的帽子和你所穿的這一身裝束；但不久你打起鼾聲，我的天！登時我就認識你了。

這位達哈士孔人稍稍有點生氣道：『好啊！好啊！』

其後，自己和平了：

『到底，我可憐的老東西，你到這裏來幹些甚麼？』

『哈！我的好麥歇獅獅，我可以給你肯定說，並不是我自由到這裏來的……當波改爾的鐵路一完成，他們就以爲我沒甚用處，便把我遣到阿非利加來……而且還不只我一個哩！差不多所有法蘭西的公車都同我一樣的充了軍了。人家覺得我們是很守舊的，目前我們便都在這裏過着一種困苦的生活……這就是你們在法國喚爲亞爾及爾的鐵路了。』

說到這裏那老公事便長長歎了一聲；跟着他又說了起來：

『哈！麥歇獅獅，我多麼追憶我的好達哈士孔呀！對於我那就是最佳的時光，那就是青春

的時光！應該看見我早晨動身時，是用許多冷水洗得乾乾淨淨，而我新油漆的輪子也是發亮的，還有我的車燈就像兩個太陽一樣，我的車篷也常常塗着油，不錯，這可多麼的體面，當那御者呼呼的向空中揮着他鞭子之際，呵，呵，怪物，怪物！*Jagadgadeou, la Tarasquel la Tarasquel!*（譯者按：這三個字在這裏並沒有意義，只是一種驚惜的口氣，第一字是形容一種怪獸的聲音，第二三兩字便是策一段註一中所說的水陸兩棲的怪物。）並且那御者，腰間斜佩着銅號，頭上戴着刺繡的遮陽帽，把他那常常狂怒的小狗一舉手丟在車篷上，他自己也向前衝去，一面叫着：『點燈，點燈！』於是四匹馬都一齊擺動項鈴，應和着犬吠聲，喇叭聲，各家的窗子都大開來，全達哈士孔俱於然的睜着公車向那平坦大道上飛奔而去。

『麥歇狒狒，那是何等美好的大路，又寬大，又時時修理，又有指示路程的石碑，一段一段又有整齊的石子堆，左右又有美麗的青果樹原和葡萄原……而且，每十步俱有一所小酒店，每五分鐘俱有一個尖站……而且我的旅客們，何等正經的人們，既有到里門去看他們

省長的市長，有到里門去看他們天主教的神士，有從馬巷回來的正經的織工，（譯者按：馬巷就是鄉間的小木板屋，在第二段中已註明白了。）有在假期中的中學生們，有穿着繡套衫早晨才新修了面的鄉下人，至於車頂上便是你們全體，攏遮陽帽的麥歇們，你們常常都是溫和的性情，你們又各自唱着各家的歌，晚間在星光之下回去時……

「現在，是另外一件事了……上帝才曉得我所載的那般人！不知從何而來的一堆不信宗教的，把我身上填滿的盡是一些寄食者，黑人，赤貧的人，老兵，各地的冒險家，穿着襤褸的移民，都把他們的烟斗將我薰臭了，而且這般人還說着一種爲天父所不懂的語言……你又看見人家是怎樣待遇我的！從不曾刷過，從不曾洗過。人家只抱怨我那車軸上的油污……代替了我從前那幾頭安靜的駿馬是些極劣的亞喇伯小馬，他們互相打着架，互相咬着，馳走時一跳一跳的就和鹿子一樣，把我的車轆也幾乎踢斷了……唉……唉……只看這還是才起程哩……還有道路！這裏所走的還是可以走得的路，因爲我們尚在省政府管治之下；一到那邊，甚麼都沒有了，沒有一點道路。大家隨意走著，有時在棕櫚樹間，有時在乳

香樹間，穿過山嶺和平原……也沒有一所固定的站口。大家都隨御者的意思要止就止，有時在這一個農家，有時在那一個農家。」

「好幾次這個東西還使我繞行阿法里之遠到他一個朋友家去喝燒酒或蛋茶……喝酒之後，鞭子，御者自然要把損失的時間恢復轉來的。太陽炙着，塵土燒着。常常都在鞭策人家掛着了，人家傾側了！鞭得更利害！人家又遊涼着渡過河去，人家傷了風，人家濡濕了，人家沈了……鞭！鞭！……夜晚來了，甚麼東西都淋漓滴瀉的——在我這年齡上又傷了風出點汗倒還好——我應該睡在一所四不被風的行館院子的露天下。夜色，草，野貓，都走來嗅我的貯物匣，而一般小偷兒害怕霜露便在我車箱內來取燬……我可憐的麥歇，這就是我所過的生活，我將一直要過到這一天被太陽燒殺，被濕夜霉爛——不能做別的——跌倒在一片壞路的旁邊，於是亞喇伯人拿起我的殘骸來熱他們的特別飲食而後已……」

御者將車門打開叫道：「不立打！不立打！」

(二) 大家在這裏看見走過一位瘦小的麥歇

達哈士孔的狒狒從那被水蒸氣蒙着的玻璃窗上模模糊糊瞥見一片美麗的縣署前的空場，是一片整齊的空場，四圍穹窿，種着橙樹，在空場中央一般熟練的兵士正在清晨玫瑰色的明霧中下操。咖啡店都開了窗板。那一方便是菜市……這很有趣，但還不像是有獅子的地方。

良善的狒狒便縮到他位子上咕嚕道：『往南邊去……更往南邊去！』

就這時候，車門打開了。勃勃的大氣鑽了進來，從橙花香中便在他風神之翼上，載入一位穿榛色外轆的瘦小麥歇，又老，又枯，又皺，又嚴峻，一副面目不過有拳頭大，一條黑絲領帶有五指高，一個皮夾子，一柄雨傘：這是一位完全的村律師。

那位小麥歇正坐在這達哈士孔人的當面，一望見他那些武器，很覺驚訝，他便拿起一種拘束的頑固樣子把狒狒瞅着。

人家解了駕車的馬，又換了新馬，公車便啟行了……那小麥歇依然瞅着狒狒……末後

這位達哈士孔人便生了氣。

他也把那小麥歌迎而瞅着道：「這令你吃驚嗎？」

那一個安安靜靜的答道：「不呀！這只把我拘束了一點。」

這實在是因爲帶起他的露天帳棚，他的手鎗，他那兩只在鞘子內的獵鎗，他的獵刀——還不必說他那天然的肥軀——所以達哈士孔的獒獒便占了很多的地位……

那小麥歌的回答竟惹怒了他。

這偉人矜然的說道：「你以爲我是帶着你的雨傘去獵獅子麼？」

那小麥歌把他的雨傘看一看，微微一笑，然而仍帶着他那安靜樣子：

「那嗎，麥歌，你是……」

「達哈士孔的獒獒，殺獅人！」

說着這幾個字時，驍勇的達哈士孔人更抬起他那拿西亞的穗子就如鬚毛一樣。公車上便生了一種驚駭的動作。

苦行教士也注了意，兩個娼妓都發出那恐怕的微呼，阿爾勒陽城的照像師便挨近這殺獅人的身邊，業已把那給他照像的光榮夢想起來。

那小麥歇却毫不失度。

他安閑的問道：『麥歇獅獅，你業已殺過許多獅子了嗎？』

這位達哈士孔人慨然受着這句話：『麥歇，我可不是殺了許多獅子……我希望你腦袋上的頭髮也有那麼多。』

全公車都哄笑起來，因為看見那小麥歇的腦頂上只翹了三根魯色少弟的黃髮。（註一）

又輪到那阿爾勒陽城的照像師說了起來：

『麥歇獅獅，你那職務真是個可怕的啊……人家有時還要過着那惡劣的時間……那

位麥歇細波細兒也一樣……』

獅獅很瞧不起的說道：『哈！是的，那個殺獅人……』

那小麥歇問道：『帶認識他嗎？』

「哈！何消說……我可不認識他……我們同獵了二十多次。」

那小麥歇笑了笑：

「麥歇獵狗，那嗎你也獵豹子嗎？」

這位達哈士孔人忿怒道：「有時，只爲消遣……」

他又用着一種把那兩個娼妓的心俱引動了的英雄姿式舉起頭來，加上一句話：

「這却够不上比獅子！」

那個阿爾勒陽城的照像師插口道：「一句話說完，豹子只是一頭大貓就是了……」

獵狗道：「正是呀！」他毫不生氣的把繩波乃兒的光榮抑下了一點，尤其是在婦人們的

跟前。

說到這句話，公車便停了，御者打開車門向那小老頭子說了一句。

他說話時的模樣是很尊敬的：「麥歇，你到了。」

那小麥歇站起來，下了車，在關閉車門之前：

「麥歇獅獅，你可願意許我給你一個忠告麼？」

「甚麼忠告，麥歇？」

「我說老實話請聽我說，你很有個正經人的樣子，我最喜歡給你說那可說的話……麥歇獅獅請趕快回達哈士孔去罷……你在這裏空費了你的時間了……在這省中確還剩有一些豹子；但是，不多心呀！對於你又是一種太小的獵物……至於獅子，却沒有了。亞爾及爾已沒有獅子……我的朋友沙散把最後的也剛殺完了。」

說完這番話那小麥歇施了一禮，把車門關上，便帶着他的皮夾和雨傘含笑而去。

獅獅撇着唇角問道：「車夫，這是一個甚麼樣的鄉下人？」

「怎麼！你不認識他嗎？然而這正是麥歇獅獅波乃兒。」

(三) 獅子修道院

到了密里亞納，達哈士孔的獅獅便下來了，讓那公車向南邊走去。

經過了兩天的顛顛，又經過了兩夜都是睡着眼睛守在車門邊看野地裏大道邊究竟有

沒有獅子的兇猛影兒，許多時不眠自應當需要幾小時的休息。而且還應該說，一自受了彌波乃兒的調侃，這快樂的達哈士孔人便很不舒服，只管有他的武器，有他那可怕的撇嘴樣子，有他那紅頭巾，在那阿爾勒陽城的照像師和兩個騎兵第三隊的姑娘跟前。

他於是便穿過了種滿佳樹和泉水的密里亞納的寬街；但他一面尋覓合宜的旅館時，這可憐的男子總不禁要想到彌波乃兒的言語……這可是真的嗎？亞爾及爾果沒有獅子了嗎？……那嗎何苦如此奔波，如此勞苦呢？……

走到一條街角上，我們的英雄忽的就迎面看見了……甚麼請猜一猜……原來一頭壯美的獅子，他正在一家珈琲店前等着，正大光明的蹲坐在他後腳上，那棕黃鬣毛晒在太陽裏。

這達哈士孔人往後一跳，叫道：「怎麼他們給我說沒有獅子呢？」

那獅子一聽見這聲音，便低下頭去，把放在他跟前地上的一個木碗含在口中，很卑怯的向那驚呆了的彌波乃兒方伸過來……一個亞爾及爾的亞喇伯人便丟了一個大錢在木碗中；獅

子搖着尾巴……於是獅獬明白了。起初獅獬爲感情禁住他，還不會看見，現在他才看清楚那瞎眼而馴擾的可憐獅子，旁邊還聚了許多人，還有兩個執大棒的高大黑人，就是他兩個引着這獅子遍游各城就如撒阿死人頭弄的醜態一樣。

這達哈士孔人的血便沸騰了：

他拿起一片雷一樣的聲音叫道：『可惡！這樣來糟蹋這尊貴的獸麼！』

於是他便向獅子衝去，將那骷木碗從他廣闊間奪出來……那兩個黑人以爲來了一個賊，遂舉着木棒向這達哈士孔人奔來……這是一場可怕的紛擾……黑人又在打，婦人們又在議論，孩子們又在呼號。一個老猶太鞋匠在他店裏叫道：『到治安判事處去！到治安判事處去！』那獅子看不見，也強勉吼了一聲，而這不幸的獅獬於一場狠狠的爭鬪後便滾在地上的大錢和塵埃之間。

就這時候，一個男子闖開了人羣，一句話把黑人引開了，一個手勢把孩子們也揮散了，扶起獅獬，把衣服給他拍乾淨，搖着他肩頭，把他氣喘吁吁的扶坐在一條界石上。

良善的獅佛捶着他腰腿道：「怎麼親王是你嗎……」

「哈！不錯，我勇敢的朋友，正是我……我自接到你的信，便把巴衣啞托給孃兄弟，就租了一輛輕車，飛馳了五十法里，恰好正把你從這困苦中解救出來……我的天！你幹了些甚麼，怎麼會把你牽扯到這場禍事中？」

「有甚辦法呢，親王……看見這不幸的獅子把木齒含在牙齒間，又卑怯，又被壓制，又被愚弄的來供這般窮回教人的頑笑……」

「然而你錯了，我高貴的朋友，其實這獅子，在他們看來却是一件尊貴的，可賞的物品。這是一頭聖獸，因為他是獅子大修道院的一員，這修道院是由烏達的馬阿麥建設的，有三年了，算是一種重大的，裝滿山野氣味和怒吼的慈善會，其間奇怪的修道士們馴養了百多頭獅子，並把這些獅子由化緣的教士們引着遍遊非洲北部……教士們化的錢便用來維持那修道院和回教寺……其所以適才那兩個黑人怎的發脾氣，就因為他們有一種信仰，以爲一個錢，只須化來的一個錢，因他們的錯誤被偷了或失去了，這獅子就要立刻吃掉他們

的……」

聽着這不像是真的而又是在的語時，達哈士孔的獅便高興了，粗魯的嗅着空氣。他下着斷語道：「照這樣說來，便不必爲那個細波那鼠所欺，亞爾及爾還是有獅子的……」

那親王很快活的說道：「自然有的！……從明天起，我們就到舍里服荒原中去行獵，那便看得見了！」

「怎麼樣親王……你也有意思打獵嗎？」

「唉！你以爲我便讓你獨自一人又不懂語言，又不懂風俗，往非洲中部和那蠻野的人羣中間去麼……不不有名的獅，我不離開你的……隨便你往甚麼地方去，我都願去的。」

「啊！親王，親王……」

於是獅光輝滿面的把那猛勇的格勒哥利親王抱在懷中，一面驕矜的尋思着那玉勒

惹哈爾的前例，細波乃兒的前例，以及所有燕殿頂著名的登獅人的前例，只有他才得了一位外國親王在獵場中來陪伴他。

(四) 行旅

次日，到天明時，那驍勇的獅獅和同樣驍勇的格勒哥利親王便帶着六個黑人挑夫出了密里亞納，從一條香氣撲鼻被茉莉，都陞樹，紅豆樹，野青果，蒼翳着，在兩片本地小花園的刺牆和那從巖石上唱着轉流下來的快樂而鮮活的泉水中間的峻坂上，向舍里服平原趨走下來……一片里班的風景。(註二)

那位格勒哥利親王也和偉大的獅獅一樣全身兵器，並且重戴了一頂奇怪而壯美的軍盔，上面盤着金織和一塊縐銀絲的橡葉帽飾，這軍盔遂令他殿下帶了一種麥西哥將軍的假樣子和大呂伯河邊巡河首領的假樣子。(註三)

這頂奇怪的軍盔很迷惑了這位達哈士孔人，因為他怯生生的在請教那原故：

那親王遂嚴重的答道：『這是在非洲旅行中少不了的帽子。』

他一面用衣袖的裏子把那帽搭攔得透亮，一面就把這種軍盔在我們和亞喇伯人的關係中所充任的職務指示給他那不知世故的伴侶，因為只有這軍用的招牌才可以吸取亞喇伯人的特別利益，所以文官衙署裏都迫不得已的叫他的人們都戴上軍盔，從修道夫起一直到稅官止。一句話說完，管理亞爾及爾——這依舊是親王說的——並無須強健頭腦，也無須平常頭腦。一頂軍盔就够了一頂，一頂藍軍盔，雪亮的鑿在大棒尖上就如惹士頓的方冠一樣就够了。（註四）

一隊行旅便這樣說說笑笑的走去。挑夫們——都是赤脚——也帶着猿猴的啼聲從這個岩石跳到那個岩石。武器匣響着。過路的本地人都向着這奇怪的軍盔一躬至地。……亞喇伯辦公室的首領正同他的太太密里亞納在岩壁頂上涼陰下散步，猛聽見這片鬧聲，又看見樹枝中放光的兵器，以為強盜來了，便放下吊橋，打起傳令鼓，慌慌張張的把這城池置於被圍的狀態下。

對於這行旅真是壯色極了！

不幸在日暮事情就壞了。那幾個運行李的黑人，一個因為把肉膏偷吃了害了利害的腹疾。又一個因為偷喝了植物燒酒醉死了跌倒在路邊。第三個是背那旅行日記的，被那鍍金的裝璜引動了，相信偷得了麥加的寶藏，便飛步逃往扎喀爾中而去……當然要告官的……這行旅便停止了，在一帶老無花果樹的樹洞中來開會議。

『我的意思』那親王一面強勉在一個三疊的炒鍋內去鑄化那肉膏，但是不成功，一面這樣說道：『我的意思是到今晚我們便把這幾個黑人開鎗了……恰好捱近此處正有一個亞喇伯市。我們最好便止宿在那里，並買幾頭補里哥……』

這偉大的獠牙因為想起黑兒不禁紅了臉道：『不呀！……不呀！……不要補里哥！……』
這個作偽的他更說：

『何故你打算用那極小的畜生來載我們這些東西？』
親王笑了笑。

『我有名的朋友，你弄錯了。亞爾及爾的補里哥雖是看起來怎的瘦怎的弱，但他的腰背

却很結實……他能够馱的都應該叫他去馱……你只去問亞喇伯人就知道了。你看他們怎樣的講解我們殖民地的組織……他們說，在上面有一位官長先生，拿着一根大杖，向隨員敲打；隨員要報仇，便向兵士敲打；兵士又用一根大杖打亞喇伯人，亞喇伯人打黑人，黑人打猶太人，輪到猶太人便打補里哥；於是可憐的小補里哥沒有人被他打，只好張着背脊來馱東西。你清楚了，他是能够馱你的箱匣的了。」

達哈士孔的獬狒又道：『還不是一樣的，就我們行旅看來，我覺得驢子總不見好……我願意那種更東方一點的東西……比如說，假如我們能得一頭駱駝……』

那殿下道：『必能如你的願。』

於是大家便上路往亞喇伯市來。

這市場有幾千碼遠，在舍里服河邊……那里面有五六千穿着襪襖的亞喇伯人，都羣聚在太陽中，而且極粗魯的在那黑青果瓶，蜜罐，麵食口袋，和成堆的雪茄烟中交易；大火中燒烤着金羊，黃油流了一地；肉店設在露天，赤條條的幾個黑人，幾隻腳都站在血裏，手臂都是

紅的，穿着小刀剃那鬚在木叉上的山羊。

一角上，在一具千補萬綴的帳棚下，一個學爾書記帶着一本大簿子和一對大眼鏡。這一面，一大羣人，無算的狂呼聲音；原來是設在是麥器上的一個轉機賭具，喀比爾人繞坐在周圍……那一面，又在雀躍，又在娛樂，又在狂笑；原來是一個猶太商同他的騾子，大家看着他沈沒在舍里服河中……其次就是蠍子，狗，老鴉，還有蒼蠅……蒼蠅……

然而，獨沒有駱駝。末後大家才發見了一頭，是幾個麥惹比特人正在尋人售賣的。這真是一頭走沙漠的駱駝，可以做標本的駱駝，又歪而無毛，樣子又很愁慘，以及他那過游牧生活的長頭，和高峯，這峰因為在長期絕食之後，已變軟了凄然的垂在背上。

獅獅覺得他很體面，他便願意把全行旅器安置上去……依然是那東方式的狂念！

這盞生蹲了下來。大家把箱子載上去。

親王位置在獸頸上。獅獅因為要威風凜凜，便一直攀上駝峰聳立在兩個箱子之間，並且在那裏還驕矜而安樂的，又以一種尊貴的姿式，向那全市奔來的人們施了一個敬禮，他登了

個敢行的命令……好威風！要是達哈士孔的人能夠看見他時……

駱駝站了起來，展開他那毛球的大腿，遂飛馳而去……

啊，驚極了！幾步之後，各位請看狒狒就變了臉色，再看那英雄的舍西亞又把他在儒亞夫船上時的老樣子施展起來。這個鬼駱駝顛播得同三桅帆船一樣。

「親王，親王，」狒狒臉色全白，掛在那粗繩的駱峰上，悄悄叫道：「親王，我們下去好了……我覺得……我覺得……我會有傷法蘭西的體面的……」

濱開罷駱駝既奔走起來便沒有甚麼止得住他的。四千亞爾伯人都打着赤腳，揮着手，從後面跑來，笑得同瘋子一樣，把六十萬白牙齒一齊露在太陽裏放光……

達哈士孔的偉人只好忍耐着。焦然的伏在駱峰上。舍西亞隨意的搖動着……法蘭西的體面是丟盡了。

(五)晚間在夾竹桃林中的埋伏

他們的耕坐騎何等的如畫，但我們的惡毒人却得會了他，因為要顧全舍西亞的原故。於

是大家又和以前一樣步行起來，這一行人便安安靜靜按站向南方走去，達哈士孔人在前頭，門的內哥人在後頭，駱駝同兵器箱在中間。

這行程直經有一個月。

在這一箇月中，這位可怕的獬狒俱在尋找那得不到的獅子，於這舍里服的廣大平原內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走去，走穿了這片希奇古怪的法蘭西的亞爾及爾，這中間的老東方氣味裏是混有一種兩合酒及兵營的烈香的，換句話說就是混合的亞伯拉罕與輕騎兵，就是又有仙鄉的事又有世俗可笑的事，好像一頁為哈麥排官與比士少尉所講的舊約書一樣（註五）……只要眼睛知道去看簡直是一片奇景……為我們開化了的一種野蠻而腐敗的民族同時把我們的惡德也給與了他們……橫橫無拘束的任情縱性的殖民官長們，都威嚴的佩着他們的勳章，或是為一聲是，或是為一聲否，便把人們的腳蹠管打起來。戴大眼鏡沒有天良的回教裁判官們，也就是法律與可蘭經的作偽者，都只夢想着八月十五的佳節和棕樹下的加官進爵的事在，並且出賣他們的詞訟，就如愛沙雨一樣為一盤鱒魚或

一盤糖蒸雜脰便把他的長子權賣了。(註六)還有放蕩飲酒的土官們，任何一位某某將軍的侍從們，大家都帶着馬阿洛洗衣女子燻醉香賓酒，吩咐人做燒羊的美肴，而他們的帳棚前，便是那般肚子餓凹的窮人同小狗爭奪貴人們吃剩的殘饌。

而且，周圍一帶，是荒蕪的平原，是燒殘的野草，是禿頭的荆棘，是仙人掌和乳香樹的叢密地，這就是法蘭西的食廩了！……空無一粒的食廩，阿那！只富有草痕和臭蟲。村莊是荒廢了的，窮人們是驚懼極了的，都無定向的走了，一面逃餓，一面就沿途剩下些死尸。遠遠的一所法蘭西鄉村，以及那頹圯的房屋，未耕種的田野，瘋狂的蝗蟲，這東西一直吃到窗子上的簾幕，而移民等却都在珈琲店中，忙着喝兩合酒，一面商議改造和建築的計畫。

假如狒狒肯費一點辛苦，這便是他可得而知的；但是，這位達哈士孔的男子全神都注在獅子上，他只筆直的向前走去，並不向左右看一眼，固執不移的眼光只定定的注在那從未出現過的想象中的怪物身上。

因為那帳棚牢不可開，而肉膏也牢不可溶化，這一行人只好早晚都歇腳在土人家。虧得

格勒哥利親王的那頂軍盔，我們的獵人方才到處受歡迎。他們或是住在大官家裏，住在那奇怪的宮殿中，或是住在沒有窗子的白色大農莊裏，其間可以烏七八糟的尋得見一些長烟管，一些桃心木的衣櫃，一些斯米爾倫的毡氈，一些調節光綫的燈，一些盛滿土耳其錢的保險箱，以及一些飾有人物的懸鐘，這是魯意非立下朝代的式樣（譯者按：魯意非立下朝下，法國始將非洲征服，故此時代的東西遂流播於非洲）……到處，大家都為獅舉行盛典，舉行大操，舉行衣飾賽會……由於他，各處的全部落都馳馬放鎗並將他們的美麗外套露在太陽地裏。及至鎗放畢了，那大官遂把火藥帳交與他……這就是大家所謂為亞喇伯的歡迎會。

不過依然沒有獅子。比新橋地方還沒有。（譯者按：新橋是巴黎繁盛之區）

然而這位達哈士孔人却不喪氣。毅然深入南方，他的日子總是費來攻打那草木繁密之地，或拿他的槍尖在極矮的棕樹中去撥一撥，或向着荆棘叢「嘩嘩」發幾彈。其次，每晚安寢之前，必要埋伏兩三點鐘……柱自費工夫，獅子再不出來。

但是有一晚，六點鐘時，因爲一行人打從一帶紫褐色的乳香樹林經過，許多被熱氣悶着的鴉鴉都在草裏東西跳躍，達哈士孔的獬豸相信聽見了——不過極遠，不過極模糊，不過被微風吹得斷斷續續的——那種極佳的惹吼，是他在達哈士孔時，於密歹倫木板屋外聽過了若干次的。

起初，英雄還以爲在做夢……但是一會之後，那吼聲又動了手，雖是比較分明，但依然是很遠的；而且這一次，在天際綫的各方又聽見村莊裏的犬吠聲——於是鑼頭，兵器箱，都回震起來，駱駝的肉峯也不住打戰。

不必再疑。這是獅子了……趕快，趕快，埋伏下一分鐘也不要失。

恰好近處就有一個馬哈補（聖人的墳墓）又有白色圓頂亭，門上的壁窪中還放了一些死人的黃色大拖鞋，以及一大堆奇怪的調神東西，如錦袍片，金綫，黃紅色的頭髮等，都懸在牆上……達哈士孔的獬豸便把他的親王和駱駝安頓在其間，他自己就去埋伏。格勒哥利親王打算隨着他去，但獬豸却拒絕了。不過仍囑咐他殿下不要走遠了，又因爲做事謹慎，

復把他的錢夾子托付與他，一個滿裝着貴重紙張和銀行支票的大皮夾，因他害怕被獅爪給他粉碎了。諸事齊備，英雄便去尋找他的地方。

在馬哈補之前百步遠處，一片小小的夾竹桃林於黃昏的淡霧中，於一條差不多乾涸的小河岸邊搖舞着。獬獬所埋伏的地方就在此，依着規矩把膝頭跪在地上，獵槍握在手中，大獵刀驕然的插在他跟前河岸沙中。

夜色來了。天然的玫瑰色變做了紫褐色，繼而更變成深藍色……下面，在小河石子中間，一片小小的清水放着光如一面手鏡似的。這真是野獸吸飲之處。在那一邊河岸上，可以模糊的看見一條在乳香樹林中印有野獸足跡的白色小徑。這條神秘的河岸直令人寒戰不止。然而還請把那種非洲的夜濤，扶疏的樹枝，徘徊四周的獸蹄，草狼的嘶鳴一齊聯合在這景象上，上面哩，約有一二百碼高的天中便是那帶着被人扼住咽喉的兒啼聲的鶴羣紛紛飛過；各位須得承認這真有些感人。

獬獬就感動。而且還感動得好生利害。這勇士的牙齒只是磕磕的響，他那綫槍的槍尖放

在那插於地中的獵刀柄上也響得同蓮花落的木板一樣……有甚方法哩！凡人總有些不甘做事的夜晚，而且假設英雄們從不害怕，光榮也就在其間了。

唉！不錯，獬豸害怕了，而且隨時都是害怕的。然而他尙堅持了一點鐘，兩點鐘，不過他的英雄氣概却是有限的……這達哈士孔人忽然聽見在他旁邊，那半乾的河床中，一陣獸蹄聲，而石子都滾轉起來。這一次那恐怖之心便將他從地上激起了。無目的的向夜色裏放了兩槍，遂飛步跑回馬哈補，讓他的獵刀站在沙中就如那紀念十字架一樣，並且還極其可怕竟把降伏七頭蛇的人的靈魂也駭住了。

『幫助我，親王……獅子……』

沒有人聲。

『親王，親王，你在何處？』

親王並不在那裏。馬哈補的白牆上只有那馴良的駱駝借着月光將他那奇怪的肉峯影子映在上面……格勒哥利親王剛拿着錢夾子和銀行支票逃走了……他殿下之等待這

個機會已有一個月了……

(五)到底……

這個奇怪和悲劇之夜的第二天，我們的英雄睡醒時天剛黎明，他已十分相信親王和錢囊都實實在在的走了，一去不回了；及至他覺得獨自一人在這白色小墓中，又被人負了，又被人偷了，又被人棄在蠻荒的亞爾及爾平原中，只同一頭單峰駱駝，和衣袋中少少一點做生活費的銀錢時，這位達哈士孔人才第一次懷疑起來。他懷疑門的內哥，懷疑友誼，懷疑光榮，並懷疑獅子；於是這偉人就和在熱士馬里被人賣了的基督一樣，傷心的哭了起來。

他正這樣沈思的坐在馬哈補門前，把頭抱在手上，獵槍放在腿間，駱駝哩也正注視着他之際，那迎面的草叢猛然分了開來，狒狒呆住了，只見在他跟前十步之遠，現出一頭雄大的獅子，昂着頭向前走來，並發出那種怪吼，把馬哈補懸有網片的牆壁俱撼震了，便是放在牆窟中的聖人的拖鞋也一樣。

只於這位達哈士孔人毫不震動。

他跳起來叫道：『到底……』槍柄抵住肩頭。

旬……旬……旬……諸事都完畢了……獅子頭上受了兩顆爆裂彈……那迸裂的腦髓，滿騰的血花，散亂的黃毛，好看得就如焰火一樣向這非洲圓天所籠罩的平地綫上足足射有一分鐘。繼而種種東西落下之時，狒狒便望見……兩個狂怒的大黑人，舉着大棒向他奔來。原來就是密里啞納的那兩個黑人！

啊，可惡！被達哈士孔子彈打倒的，原來就是那養馴的獅子，馬阿麥修道院中的可憐瞎子。

這一次，狒狒又幸而免了。假若不虧基督教的上帝給他遣了一位救命天神來爲他之助時，那兩個醉於迷信的化緣黑人定會將他擗成幾千塊的，來者是阿爾勒陽城縣區的田野警察，手臂下挾着腰刀從一條小路上走來。

一看見市政廳的軍盔才猛的把黑人的怒氣平了下去。那佩銅章的男子太平無事而且威風極了的受了這控訴狀，把獅子的尸首蓋在駱駝上，吩咐控訴人就如吩咐犯人似的隨

着他，於是便向阿爾勒陽城走來，把一切事情報告了書記。

這真是一場可怕而長久的官司啊！

達哈士孔的獬豸把部落的亞爾及爾奔波之後，現在又認識了也一樣希奇古怪的一種別的亞爾及爾，換句話說就是城市的，告狀的，請律師的亞爾及爾。他認識了在珈琲店裏設謀佈計的司法界的好人，認識了法律中的遊民，認識了帶着兩合酒氣的案卷，認識了粘染烈酒痕的白領帶；他又認識了傳達吏，代訟人，司法警察，所有這般又餓又瘦把移民等的五穀梗都吃盡了，並把他們一葉一葉的撕開就如剝玉麥一樣的印花紙的蝗蟲們……

起手就得先弄清楚那獅子究竟是在民政地段上殺的嗎，或是在軍事地段上殺的。在第一個情形裏，這官司就歸於商務衙門；在第二個情形裏，獬豸得移交給軍事會議去，於是這位多威的達哈士孔人一聽見軍事會議這個名詞就覺得他業已槍斃在礮台下了，或閉死在土牢底了……

可怕的事，即是這兩個地段的分界在亞爾及爾又極其模糊……末後，奔走，營謀，在亞爾

伯公署的庭院太陽地裏晒了一個月之後，一方面方決定了獅子是在軍事地段上殺的，而別一方面，獬豸却以為他開槍時是在民政地段上。於是官司在民政衙門裁判了，我們的英雄被罰二千五百佛郎而訴訟費尙不在內完事。

怎樣支付這些費用呢？幸免於親王擄掠的一些銀錢許久以來就因狀紙以及法官的兩個酒用盡了。

不幸的殺獅人遂迫不得已只好把兵器箱打開一隻獵槍一隻獵槍的零賣。又把七首馬來甲，鐵錘等也賣了……一家雜貨店把那食物罐頭留了下來。一家藥店便買了膏藥等物。大獵靴和精製的帳棚也一樣走往一家古董店裏去了，古董商遂將這兩件東西高高陳列在安南的奇物之上……費用支付完畢，給獬豸剩下的只有那獅皮與駱駝。獅皮哩，他遂小心心的把來捲起，郵送到達哈士孔，寫的是勇敢司令官不納尾的地址。（我們不久便看得見這滑稽獸皮的作用了。）至於駱駝，他便打算用他來回往亞爾及爾城去，並不是騎在上面，是把他賣了來付公車的錢，其實騎着駱駝旅行倒是頂好的辦法。不幸這畜生却是

一件難賣的東西，沒有一個人肯出一個小錢。

然而獬狴很願意盡力回到亞爾及爾城。他恍惚竟看見了巴衣亞的藍色上衣，他那小屋，他那噴泉，又恍惚覺得休息在他那小院子的白色三葉節之下正在等候法國寄來的錢似的。因此我們的英雄便不再遲疑：雖是煩悶，却並不喪氣，開始步行起來，一文錢沒有，半天半天的走去。

在這種情況中，那駱駝並不舍棄他。這古怪的動物對於他主人却帶着一種不可解的柔情，一看見他出了阿爾勒陽城，遂緊緊的跟着他走來，把步法調來和他的一樣，一步也不離開他。

起初獬狴還覺得這很感動他；那種忠心，那種百試不爽的誠意很引動了他的心，況且這畜生又很方便，並不吃甚麼東西。然而，幾天之後，這位達哈士孔人就討厭永永的在腳跟上看見這個不歡的伴侶，並令他想起那失意的事；其後，又含了一點酸意，他遂老實憤恨起他那愁苦的樣子，他那肉峯，他那帶着纏繩的鵠步來。一句話說完，他對於他確生了一點反感，

只想把他擺脫，但那動物却頑固得很……獬狴試着把他丟掉，駱駝仍舊把他尋着，他試着飛跑，駱駝跑得更快……他向他吼道：『滾開！』又拿石頭擲他。駱駝便站住了，用那愁苦的樣子把他蹶着，一會之後，他又走了起來，結果總把他跟着。獬狴只好忍耐下去。

然而足足走了八天之後，當這位達哈士孔人遠遠的看亞爾及爾城的頭幾家白色平台在叢樹中閃灼之際，當他走到城門，上了米士達發熱鬧的大路，行入輕騎兵，比士喀人，馬阿洛女人的叢中，大家都在他周圍喧噪，並蹶着他，帶着駱駝走過之際，這一下他就忍不住了：

他說：『不行！不行！這是不可能的……我斷不能帶着這樣一個東西進亞爾及爾城去的！』

於是，趁着那擁擠的車子，他便繞到田野裏，躲在一道壕溝中……

一會之後，他便看見那駱駝在他頭頂那條大路上拿起一種苦惱樣子伸着頸項大步的跑了。

於是英雄脫了重累，方出了他的藏伏所，從一條沿着他院牆的彎曲小徑走入城內。

(七) 禍不單行

一走到他摩爾女人的房子跟前，佛佛便很吃驚的站住了。夜色已至，街上寂無行人。從那黑女人忘記關閉的閤門中只聽見一陣狂笑，一陣酒盃聲，一陣香賓酒瓶塞的暴聲，並且高高在這鬧聲之上，更有一片婦人的聲音，快活而清澈的唱着：

「體面的馬爾哥，你可喜歡

在花廳去跳舞……」

這位達哈士孔人便變了臉色說道：「我的天！」

於是他就奔入庭院去。

不幸的佛佛啊！等着他的却是甚麼光景……在那小院的穹窿之下，巴衣喚藍色短上衣也沒有穿，胸襟也沒有繫，僅僅穿了一件銀紗小汗衣，和一條淺玫瑰色的大袴子，站在瓶子，點心，散亂的坐褥，烟管，手鼓，琵琶當中，頭上戴着一頂海軍軍官的遮陽帽，正在唱那「體面

的馬爾哥……』在她脚下的一片蓆子上，便是巴爾巴蘇，無恥的船主巴爾巴蘇，享受着愛情和果醬，一面狂笑着聽她唱。

獅獅又憔悴，又瘦瘠，又塵埃滿身，兩眼火發，含西亞高聳着，走進來打斷了這一席土耳其馬賽的聯合歡宴。巴衣啞發出了一聲小母狗的驚呼，便逃到屋裏去了……巴爾巴蘇絲毫不動，更是大笑起來：

「赫伯！麥歇獅獅，你有甚說的呢？你看清楚了她是懂得法國話的！」
達哈士孔的獅獅盛氣走上前去：

『船主！』

那個摩爾女人用着一種下賤的嬌態伏在第一層樓的遊欄上叫道：Digc-*li* qué ven-
gné, noun bou! (告訴他說他來了，我的好人) 這可憐的男子，狼狽已極，便隨身跌坐在
一面鼓上。他的摩爾女人而且還懶得馬賽話！

船主巴爾巴蘇正經的說道：「我那時就向你說過留心亞爾及爾的女人了！這也和你那

門的內哥人一樣的。」

佛佛抬起頭來。

「你知道親王在那裏？」

「啊！並不遠，米士達發的好監獄有五年給他坐的。這個可笑的人犯了竊盜罪……實則人家之把他放在陰涼地裏這倒不是第一次。他殿下業經在某某地方的監裏住過五年的……想起了！我相信就是在達哈士孔。」

佛佛忽然就醒悟了叫道：「在達哈士孔麼……因這原故所以他才只曉得那城裏的一角……。」

「赫！自然的……達哈士孔，從監獄裏看出來的……唉！我可憐的麥歇佛佛，在這鬼地方老實應該把眼睛大睜着，不然人家就要鬧出一些極難堪的事來的……就如你和那傳經人的故事一樣。」

「甚麼故事？甚麼傳經人？」

「歹還消說……就是調戲巴衣陞的那個對門的傳經人……有一天阿克巴爾報上會登着這事，全亞爾及爾城至今還在笑哩……這個傳經人可笑極了，他在那高塔上一面唱着他的祈禱詞，却一面就在你鼻子跟前向那小東西說情話，用着阿那的名字同她邀約會期……」

不幸的達哈士孔人便呻吟道：「然則在這地方中都是些無賴漢了……」
巴爾巴蘇做了個很懂事的樣子。

「我親愛的，你要知道，新地方……都一樣若你相信我，你趕快回達哈士孔去罷。」
「回去……倒是容易說的……但是錢呢……你不知道他們在沙漠中是怎麼樣的剝削我嗎？」

船主笑道：「這不要緊的……儒亞夫明天就走，若你願意，我就送你回國去……火伴，這可行麼……那嗎，好極了。你只有一件事須做的，還剩有幾瓶香賓酒，一半點心……請坐下罷，不要怨恨……」

達哈士孔人因爲尊重自己還遲疑了一分鐘方毅然同意了。他坐了下來，大家碰了盃；巴衣陞於盃子聲中又下樓來唱完那體面的馬爾哥，於是這宴會遂在夜裏久久延長起來。

到早晨三點鐘時，猶獅頭重腳輕的仍由他的朋友船主伴着走了，當他從回教堂跟前經過時，想起那傳經人以及他的輕薄來很令人發笑，於是立刻那復仇的思想就到了他腦中。教堂門是打開的，他便走了進去，沿着那鋪有蓆子的過道，循梯而上，上一層又上一層，末後便走到一間小小的土耳其演說堂中，其間懸在天花板上的鐵燈搖擺着，向白牆上繡出許多奇怪的影子來。

傳經人正在那裏，帶着他的土耳其頭巾，白外氅，莫士達喀蘭的烟管坐在長椅上，跟前一大盃冰透的兩合酒，他正規規矩矩的把來調着，等待叫信徒們祈禱的時間到來……一下看見了猶獅，他便駭得丟了他的烟管。

「猶獅是有他的思想的，便道：『沒有一句話，牧師……趕快，你的頭巾，你的外氅……』」

那個土耳其牧師打着戰交出了他的頭巾，他的外氅，凡是人家願意的東西。猶獅遂變了

裝，並毅然走到高塔的露台上。

海水遠遠的輝耀着。白色屋頂在月亮下閃閃灼灼。在海風中還聽見一些過晚的琵琶聲……達哈士孔的傳經人把心神凝聚了一會，其後便舉起兩臂，拿起一種非常激動的聲音念起聖歌來：

『天神之天神……摩哈默德直是一個老輕薄人……東方，可蘭經，土官，獅子，摩爾女人，凡此種種都值不上一株水芹菜……也沒有特爾人……只有騙子……達哈士孔萬歲……』

當這有名的獬豸在這混合亞喇伯與南省的奇怪方言中，將他達哈士孔人快活的咒語向天邊，向海上，向城裏，向平原內，四方擲去時，而別的那般傳經人都從那相距漸遠的高塔上用那嚴重而清澈的聲音來回答他，而高塔中一般最後的信徒都誠誠懇懇的自家擊着胸膛。

(八) 達哈士孔！ 達哈士孔！

中午了。儒亞夫生了火，人家要起程了。一般執着望遠鏡的麥歇軍官們，大佐領頭，依着品級都走到哇郎丹咖啡店的游欄上，憑高來望這隻要往法國去的有幸福的小船。這便是一般隨員們的消遣方法……下面哩，海灣輝耀着。埋在隄岸上的土耳其舊礮的礮尾都火一樣燒在太陽中。過往的人很匆匆的。比士喀人馬阿洛人把行李等都堆集在小撥船中。

達哈士孔的猶佛並沒有行李。他就這樣由他朋友巴爾巴蘇伴着，從那堆滿香蕉和西瓜的小市場的海軍街走下來。不幸的達哈士孔人已把他的兵器箱和幻想剩在摩爾河岸上了，現在他只兩手插在衣袋裏預備向達哈士孔航去……他剛剛跳進船主的小汽船中，一頭氣喘吁吁的畜生猛然從空場的高處急轉而下，飛馳向他奔來。這就是駱駝，忠心的駱駝，二十四點鐘以來都在亞爾及爾城裏尋覓他的主人。

猶佛一看見他就變了顏色，並且假裝不認識他，但駱駝却熱心得很。他小步的在岸上跳着。他呼喚他的朋友，又溫柔的蹶着他。他那愁苦的眼睛好像說：『帶我去，帶我到小船中，遠遠離開這個花紙造的亞爾及爾城，遠遠離開這個可笑的，到處都是火車頭與公車的東方，

這裏——單峰駱駝是沒有位置的——我毫不知道怎麼樣的變化。你是末了的土耳其人，我是末了的駱駝……們不要分開啊，獅獅……」

船主問道：「駱駝可是你的？」

獅獅答道：「一點也不是！」他一想着同這可笑的侍衛走入達哈士孔時只是寒戰。

於是他否認了他患難的伴侶，便把脚上亞爾及爾的戧土揮去，發令叫汽船前進……那駱駝把水嗅了嗅，長伸着頸項，把骨節弄得格格的金響，遂帶起他那圓拱背平伏在海水裏游泳着，半沈半浮跟在小汽船後面向儒亞夫走來，他那圓拱背浮起來好似一只大瓢，而他長頸項高翹在水面上又像三層大船的衝角。

汽船與駱駝一齊走來靠在郵船邊。

船主巴爾巴蘇很感動的說道：「到底，這單峰駱駝真給了我一些辛苦，我極想帶他在我船上……一到馬賽，便送他到動物園去。」

大家靠着滑車與粗繩的力量才將這被海水加重的駱駝起到甲板上，而儒亞夫便上了

路。

兩天渡海的日子狒狒都用來獨自在艙裏度過了，不但是海水太惡，不但是舍西亞太苦楚，而且是那駱駝只要他主人一到甲板上他便拿起他那可笑的殷勤到他身邊來……各位從沒有看見一頭像他這樣側媚一個人的駱駝……

狒狒時時從那好幾次他把鼻子放在其間的船窗上，看見蔚藍的亞爾及爾天色變白了；其後，一早晨，在一片銀色薄霧中他幸運極了聽見所有馬賽的大鐘都歌唱起來。大家已到……儒亞夫投了錨。

我們這位偉人既沒有行李，便一言不發的下了船，急急穿過馬賽，常害怕被駱駝追來，除了覺得安坐在馳向達哈士孔去的三等車箱內時，沒有換過氣……還是不安穩！剛剛離開馬賽兩法里，只見衆人的頭都伸到車窗外。大家又叫，又驚的。狒狒也來一看……他望見的甚麼？……駱駝，麥歇們，那頭擺不脫的駱駝，正在克羅平原的鐵路間飛奔着，隨着火車向他追來。狒狒狼狽極了，把眼睛閉着躲在他座位上。

.....

在這個苦惱的遠行之後，他原打算匿名回去的。但這個四脚東西却是一椿不可藏匿的。我的天，他怎樣的淮門！沒有一文錢，沒有獅子，甚麼都沒有……一頭駱駝……

『達哈士孔！……達哈士孔！……』

却應該下車。

啊，驚呆了！英雄的舍西亞剛剛從車門上湧現出來時，一片大呼聲：『獅獅萬歲！』便把車站的玻璃穹窿也搖動了。——『獅獅萬歲！殺獅人萬歲！』於是軍樂，歌聲都一齊發作起來……獅獅只覺得死了倒好；他以為是一場侮辱的事。却不然！全達哈士孔的人都在那裏，帽子在空中搖着，並且很同情的。只看那勇敢的司令官不納尾打，兵器商哥士特隊爾德，裁判官，樂劇師，以及尊貴的遮陽帽獵人的全體都殷勤圍着他們的首領並把他得勝的架起走下階梯……

空中樓閣的奇怪效果！引出這種聲音的就是郵寄給不納尾打的那張獅皮。凡哈達士

孔人以及在他們之後的南方人都因這陳設在俱樂部的一張不值甚麼的獸皮昂起頭來了。信號報上就會說過，大家還捏造了一些話，說獬豸所殺的不止是一頭獅子，是十頭獅子，二十頭獅子，算不清的獅子！因此獬豸在馬賽登岸時却不知他業已在這裏著了大名，而一道樂趣盎然的電報在他兩點鐘之前就傳入他故鄉來了。

但令衆民歡喜到極點的，就是當大家看見一頭奇獸，滿身的塵埃和汗漬，在英雄後面現出來，跛着腳走下車站階梯時。一霎時全達哈士孔都以為他們的怪物回來了。

獬豸才將他鄉人們的心安定了。

他說：『這是我的駱駝。』

既已在這達哈士孔太陽的影響之下，即是在這慣於撒謊的好太陽之下，所以他便撫着那單峰駱駝的肉峰說道：『這是一頭貴重的畜生……他曾看見我擊殺那些獅子的。』

說了這句話，他便親切的把那為幸福漲紅了臉的司今官的手臂挽住；於是，後面隨着他的駱駝，又被遮陽帽獵人圍繞着，又由衆人喝着采，他便太太平平向那木棉小院趨行去，並

且一路走着，他就開始談起他那些偉大的靈異來：
他說：『你們請想有一天晚上，在撒哈拉大沙漠中……』

(全書完)

第三段註

(註一) 魯色少第 Cadet-Rousset 是法國一首俗歌，大約產生於一七九二年，但作歌者及製譜者俱不知名，歌意言魯色少第的東西無一不是三個，說他有頭髮三根，房屋三處，衣服三件，帽子三頂，鞋子三雙，兒子三人，女子三人，巨犬三頭，貓三頭，否認之言亦三聲。

(註二) 里班 Irbon 是亞洲土耳其地內的大山之名，以出產巨杉著名。

(註三) 打呂伯 Danbe 是歐洲一條大河名，發源於黑林，灌溉德南及匈奧國內，而出口於黑海，為中歐商務上的重要水道。

(註四) 惹士賴 Yessle 是十四世紀駐紮瑞士的奧國總督，最為殘酷，曾將其冠

支在城門口諭令過往人民必向嚮行禮，否則處罰，後爲瑞士獨立英雄威廉退爾所殺，從前中華書局版的大中華雜誌上馬君武譯過一篇戲劇，劇名叫作威廉退爾即是說的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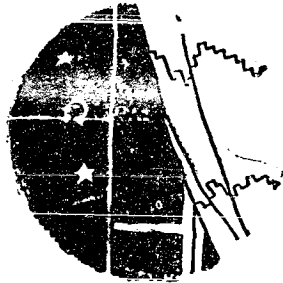
(註五) 哈麥排官 *le sergent La Faneé* 與比士少尉 *le brigadier Pion* 都

是傳說中通俗的武士，此處引用的意思是說以武士而講舊約當然是怪誕不經之談。

(註六) 愛沙雨 *Esau* 是傳說中一個怪人，說他生在紀元前二千年之項，曾因他兄弟獻了一盤鱈魚脰給他，他便把長子權讓給了他的兄弟。現在法語中尙有一句諺語，就是愛雨沙的鱈魚，意思便是說人受了欺騙了。

版出局書華中

說小國英



苔絲姑娘

(世界文學全集)

呂天石譯

一冊 二

元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騎士傳

(英譯對照)

馬澗卿譯

一冊 二

角

Thomas Hardy: The Melancholy Hussar of the German Legion

有錢的人

(現代文學叢刊)

王實味譯

一冊

John Galsworthy: The Man of Property

熱戀

(現代文學叢刊)

錢歌川譯

一冊

七角五分

W. H. Lawrence & Other Authors: In Love & Other Stories

戴茜米勒爾

(現代文學叢刊)

林疑今譯

一冊

四角

Henry James: Daisy Miller

青春之戀

(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

錢歌川譯

一冊 二角五分

A. Huxley: Herbert and Minnie

水孩子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王實味譯註

一冊 七

角

Charles Kingsley: The Water-Babies

格列佛遊記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黃廬隱譯註

一冊 五

角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魯濱孫漂流記

(學生文學叢書)

李 嫻譯

一冊 七

角

Daniel Defoe: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黑美人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水天同譯

一冊 七

角

Anna Sewall: Minute Beauty

中華書局出版 法國小說

- 現代法國小說選 (新文藝叢書) 蘇保·拉鮑等著 徐霞村譯…………… 五角五分
French Short Stories
- 悲慘世界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張夢麟譯註…………… 一元一角
Victor Hugo: The Story of Les Misérables
- 人心 (現代文學叢刊) 李劫人譯…………… 八 角
Guy de Maupassant: Notre Cœur
- 愛儷兒 (新文藝叢書) 李唯建譯…………… 一元二角
Andre Maurois: Ariel
- 愛的霧圍 (現代文學叢刊) 盛明若 王家楫譯…………… 一元二角
Andre Maurois: Atmosphere of Love
- 無上的戀愛 瓊里耶·佛朗士著 蕭石君譯…………… 三角五分
- 婦人書簡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Marcel Prevost著 李劫人譯…………… 七 角
- 馬丹波娃利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劫人譯…………… 一元二角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 達哈士孔的獬獬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劫人譯…………… 七 角
Alphonse Daudet: Tartarin de Tarascon
- 小物件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劫人譯…………… 一元二角
Alphonse Daudet: Le Petit Chose
- 文明人 (現代文學叢刊) 李劫人譯…………… 一元二角
Claude Farrer: Les Civilisés
- 女郎愛里沙 (現代文學叢刊) 李劫人譯…………… 七角五分
Edmond de Goncourt: La Fille Elize
- 曼儂 (現代文學叢刊) 石 民 張友松譯…………… 一元一角
Artoino Prevost: Manon Lescaut
- 馬班小姐 (現代文學叢刊) 林徽音譯…………… 一元三角
Theophile Gautier: Mademoiselle de Maupin
- 高龍芭 附珂爾曼 (世界文學全集) 戴望舒譯…………… 一元一角
Prosper Mérimée: Colomba (Carmen)
- 心戰情變曲 (世界文學全集) 曾覺之譯…………… 一元二角
Chateaubriand: Atala, René Les Aventures Du Dernier Abensérage
- 遊蕩者的生活 (世界文學全集) 毛秋白譯…………… 三角五分
Eichendorff: Aus dem Lebeneines Taugenichts

美 國 小 說

- 紅字 (現代文學叢刊)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張夢麟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斷橋 (新文藝叢書)
Wilder: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曾虛白譯 一冊 六角
- 黑貓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Edgar Allan Poe: Black Cat
錢歌川譯註 一冊 五角
- 失戀復戀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Theodore Dreiser: The Second Choice
傅東華譯註 一冊 六角
- 真妮姑娘 (世界文學全集)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傅東華譯 一冊 一元六角
- 自由 (現代文學叢刊)
Theodore Dreiser: Free and Other Stories
鍾憲民譯 一冊 八角
- 野性的呼喚 (世界文學全集)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Other Stories
劉大杰譯 一冊 六角
張夢麟譯 一冊 六角
- 老拳師 (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
Jack London: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張夢麟譯 一冊 二角五分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德國小說說



中華書局出版

德國名家小說集 (新文藝叢書) 劉思訓譯 一冊 五角

W. H. Riehl & Others: German Short Stories

快樂的人們 (現代文學叢刊) H. Sudermann 等著 一冊 五角五分

周頊 核譯

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 (現代文學叢刊) 李且澍譯 一冊 三角五分

Cettrild Keller: Drei Gerichten Mannacher

卡爾與安娜 (新文藝叢書) 盛明若譯 一冊 五角

Leonard Frank: Carl and Anna

傀儡師保爾 (新文藝叢書) 羅念生譯 一冊 三角五分

Theodor Storm: Polo Poppen-päler

珊拿的邪教徒 (新文藝叢書) G. H. Schubmann 著 一冊 五角

黃味譯

史姑娘 (現代文學叢刊) 毛秋白譯 一冊 四角

Ernst T. A. Hoffmann: Das Facultin Von Sencze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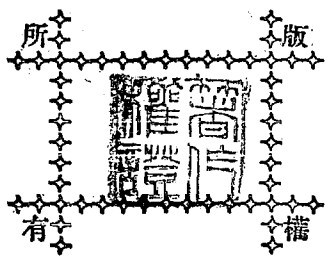
54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二十四年二月七日執照警字第四三五八號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四日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四日發行

少年中國學叢書 達哈士孔的狒狒 (全一册)

定價銀七角



譯者 李劫人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三五九四) (天)

17
476224
21

476224
21

標商冊註

